

# 知識與生活



# 5

## 錄目

半月間

所為何來 民主作風 建國的悲劇 維持秩序  
內憂外患 多此一舉 讀圈兒歌

一句公道話有多少效力

論政治的服從

琉球問題駁日本  
論標語口號  
挽救中國兒童的厄運

華萊士論羅斯福  
買辦盛宣懷

民社黨與王麻子  
新聞之路在何處(隨筆)

太原的新經濟政策(報道)  
大幫船攏碼頭時(小說)  
花叢中的生命(小說)

三峽大壩工程必須停止嗎(文摘)

木耳

費恩裕 吳鐵崖 王自清 朱潔瓊 雷生北 明琴 城尾 焦根 郭竹 席從 沈子 彭仲 張伊

民國三十六年六月十六日出版

### 「所爲何來？」

參政會在月初閉幕了。叫喊了一陣子，而在閉幕時僅僅用了一刻鐘的工夫，草草了結，參政員中有人頗呼「所爲何來？」者。

所爲何來？據報章統計，此次大會，每個參政員領公費二百八十萬；另有每日膳費二萬四千，會期廿天合爲十八萬；此外月薪爲一百五十六萬四千元，預領至十二月底，七個月共爲一千一百萬之譜。這是政府付給每個參政員的費用，也就是老百姓敬獻給他們的慰勞金，因爲他們是代老百姓說話的。

第一，他們大聲疾呼要下令討伐中共。痛罵主張和平的是秦檜。後來還是黨團方面看不過眼，提出了一個內容空空洞洞的和平方案，由大會通過，作爲這次參政大會的最重大的收穫。

第二，他們吵着要廢除中蘇友好協定，後來恐怕引起「不良結果」，修改爲「爲維持領土完整，維持國內秩序，應請政府將旅順大連收回案」通過。

第三，他們提議政府向美交涉貸款。這一議案還激起一番反對之聲，說是參政會發動貸款，面子不好看；又說倒不如把官僚資本拿出來。何其鴻甚至說，如大官們依據如此吃喝賭博，我反對貸款，最後有人大呼「借錢理直氣壯有何愧色」，終於通過此案，不過附了一個尾巴：應由民意機關監督使用。

除了這三大議案外，還有兩個「輕鬆的」小案：一，章士釗提議擴大大救範圍，說漢奸太多了，迄今法院受理的漢奸案達兩萬件之上，審查意見說是「提審人用意至善」，可惜有人猛烈反對，說這是替漢奸開脫，「是不是鼓勵我們子孫做漢奸？」結果通過此案保留。

二，張之江提請通令嚴禁男女跳交際舞，既是男女本授受不親，今則跳舞實大開方便之門，會中參政員對此案頗表興趣，紛紛發言，結果年紀輕的反對，年老的和女性參政員均表贊成，經兩度舉手表決而通過。

此外，還值得一提的，是由「國大之花」變爲「參政之花」的王雋英女士的提案，她要求撥出一部份敵僑之產獎勵作戰有功部隊。這案當然通過。

於是乎，轟轟烈烈的參政大會於焉圓滿閉幕。綜計此次會中所得「民意」爲：反共，反蘇，向美貸款。

### 大救漢奸，獎勵作戰以及復古運動。爲此而來。

### 民主作風

此次參政會最後一幕，也就是最精采的一幕，是社會委員的選舉以及事後的辭職與選補，十足表現所謂民主作風。

先說選舉，選舉之際，紛紛競選，爲爭取勝利，不借自我選舉。據在場記者報道：「交頭接耳，私相授受，男女混雜不清！」不知張之江老先生是否在內？且有何表示？又說花后王雋英「到處命令投她一票，請參政多放然應命。」楊不平參政感而大叫：「好民主啊！」

民主還是在選舉名單發表以後。



據悉，當選的三十一名之中，除了周謙沖一人是青年黨外，其他清一色是國民黨員，當局覺得有些不大民主，就想出一個補救的辦法，由國民黨員當選者自動辭職三人，而十名以前之候補者亦辭職，以胡霖（社會賢達）三人升爲註委。

又據悉，當選的人並不願自動辭職，因爲他們都是競選得來的，得來原非易事。後經數天的「情商內定」，才決定由許崇英、江一平、陳博生三人提出辭表來，但還有美中不足的一點，是民社黨參政員連候補榜上都沒有一個名字，於是就無法選補，這是大堪遺憾的。

這是中國的民主。

### 「建國」的悲劇

當全國水利會議在首都大吹大擂召開之際，當全國各地紀念工程師節之日，政府却不響把所有「凡非短期內可見成效的」工程一律停頓了，其中最使人驚駭的是宜昌附近的三峽大壩工程。

三峽大壩工程也叫做「薩凡奇計劃」，是抗戰期中，美國著名水利工程師薩凡奇博士，冒險火危險親身實地考察後而計劃的。這個計劃如果實現，在水力發電，灌溉，航運以及防洪諸方面都有超過我們中國人想像之外的功效，所以從那時起，大家都把中國工業化的第一步的希望寄托在這三峽大壩上。

據說這個計劃成功後，吃水萬噸的巨輪都可由海口直達重慶，不但中國人興奮，美國人更歡喜，所以在勝利之初，即派了大專家到美國預設計劃工作。而如今却根據經濟緊急措施方案，中道放棄這個「建國工程」了！美爲了等候我們建設貸款的用途，五億美金等了迄今還未批下，左催右催，聽說現在才由專機把這個使計劃送在華府了。我們不知這款如何使用，但想來總會爲了建設的，否則這個三峽工程絕不會停頓的。

把全「所有的」也就是盡全國所有的人和物都投入到內戰的戰場上了，既然決心要大毀滅，一切的「建設」當然是不必要的了。

### 維持秩序

東北戰局發展後，瀋陽各機關要員眷屬紛紛進關，路局甚至撥了好幾次接眷屬專車，這當然引起當地人民的恐慌，也充分暴露了地方守土當局的沒有自信力。

六日，杜聿明將軍突破沈默，發表談話，說：我無瀋陽，即無東非，故瀋陽絕無問題，有些人向關裏跑，讓他們跑好了，他們跑了，就不會再有人囤積居奇，瀋陽的物價會穩定下來。趙家驥參謀長也說這些人是「庸人自擾」。

我們寧願相信這些話。只是既然知道這些人是擾亂物價的根源，也就是破壞社會秩序的「主犯」，爲什麼讓他們自由自在，無法無天地橫行呢？他們逃脫瀋陽，跑到平津來不是依樣要在經濟市場上刮風作浪嗎？政府的「維持社會秩序辦法」奈何不施之於這些人？

於是我們想起了歷次參政會上的徵用家門資本以及開徵財產稅的呼聲。可見並不是政府不知道，而是明知而不辦。社會秩序之難得維持，其在斯乎？

### 內憂外患

正當華北內戰愈演愈烈之際，空聞新張有外蒙軍隊侵入，且有蘇聯飛機助戰之說。內憂外患一齊來，眞使人有欲哭無淚之感！

不過真相如何，此時還沒有正式公佈，中樞已決定即派大員飛新調查，我們俱願不如傳聞之甚。

我們仔細推敲，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是在美國貸運遲不來之際，是在我旅大觀察團正在旅順登陸之際，也正是東北內戰已達於最激烈之際，也正是參政會剛剛動議廢除中蘇友好協定，而謝明晉等參政員並曾高呼聯合世界各國共同討蘇而獲得全場熱烈掌聲之時。

美國方面還沒有正式反響，我們且看美國持什麼態度。馬歇爾僅僅輕描淡寫地說：「相信新張事件，僅屬一過而無糾紛事件，蓋過去已屢次有此項事件發生也。」不過有的美國報紙已經在說：今日之世界須作主義之選擇，一爲「杜魯門主義」，一爲「希特勒主義」。並認爲新張事件即爲「全面戰爭來臨之威脅」。不過如果世界第三次大戰眞要爆發，而且要爆發在中國領土之內，那絕非中國之福，任何中國人民不應存此禍頭。

有人已在喊：國家大難實在已不祇是內戰與飢饉，而高呼民族利益高於一切，單純的民族的民族情感歸來！對這種呼籲，我們絕對支持，但是我們需要的是在民族情感的感召下，內戰的雙方罷兵言和，團結一致，而絕不是因外力而更趨或更加強分裂與自殺！

### 多此一舉

參政會閉會後，現在政府待辦中的第一個節目是全國大選，從八月就須開始競選，十月底就要選出大代表與首屆立憲監委，以備十二月二十五日實行憲法，召開國民大會，選舉大總統。

這樣「一面內戰，一面行憲」，實在是歷史上的奇蹟。好在中國一向是創造奇蹟的國度，我們不是已經「一面抗戰，一面建國」了嗎？

內政部長張厲生十日曾對記者說，萬一普選籌備不及，可能延期至明年，並強調稱，即令延期，亦非表徵政府在軍事上無辦法。但第二天，董顯光局長又

聲明國大決如期召開，則可見行憲是絕不延期的了。現在，京滬一帶已經開始競選，遠在內戰之火燒焦了的北方也接到了大人先生們的「投我一票」的宣傳品。另悉孔宋諸公決在上海將其雄厚財力從事競選，所用國幣，勢將以噸爲單位。上海人是喜歡頭頭的，現在已火辣辣地在準備着當今的右派們發財致富，如果選來選去還是這些人執政，又何必多此一舉？

### 讀圈兒歌

參政員吳滄洲，近於開會之際，感慨叢生，而作「圈兒歌」，用意良深，歌曰：

「大千世界本無邊，一輪白日對青天。乾乾淨淨幾萬年，忽然有人畫一圈，大圈中間爲小圈，各自爲圈不相關。圈外又有人畫圈，內圈外圈巧連環。鬧的

### 學潮又一波

編者先 師院却又喊起類似當司英大交大所喊的口號了。這



成深戒 是學潮又一折嗎？ 魯門主義與「希特勒主義」之間有所選擇，而第一天安過去，拿出「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來對付他們，正如「什麼」暴動，而且各吃光行政院的午餐和對米了，但想不到師範學院又突於前昨兩日擴大復大運動，千餘同學浩浩蕩蕩要進京請願，這使人想起學潮發源之初的金華英士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学的情形

### 邊疆多事

編者先生： 正當我們兄弟國於滿地的揭竿犯難者，半路中間才激成「反飢饉反內戰」大的土地都要被炮火所摧

的怒吼，學潮爲之一轉。起的時候，新張突有外蒙地帶大要翻，焉能人盡入我圈。有人知道圈不寬，打破圈不響。無圈之圈爲大圈，包羅天地用不完。吓唬乎，我在圈外發狂言！

有人爲這首歌作註，說這次鬧翻了全國的學潮，最初就是「因於圈裏的兩個小圈在作怪。最近梁漱溟氏由滬歸來，曾說滬上這幾次學潮之發生有一個比喻，就是：有人放了一把火，却想不到引火之物的四周瀰滿了汽油的，於是幾幾乎是引火自焚。

這話雖不盡然，却也是一種說法。你看，學潮之生，最初不是由「邊校」「改制」「復大」「吃光」等等而變爲「反內戰，反飢饉」的嗎？即在北平，大家不是也看見最「鐵路學院的校牆，貼滿豬頭人」的怪畫嗎？

放水容易滅火難。又曰物必自腐而後蟲生。 — 木耳 六月十二日

軍侵入六百華里，且有蘇人想利用外力，甚至挑撥聯飛機助戰之警訊傳來，外力，來擴大內戰，不惜接看美報評論說全面戰爭，犧牲整個國家人民，以行將來臨，中國須於「杜魯門主義」與「希特勒主義」之間有所選擇，而第一天安過去，拿出「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來對付他們，正如「什麼」暴動，而且各吃光行政院的午餐和對米了，但想不到師範學院又突於前昨兩日擴大復大運動，千餘同學浩浩蕩蕩要進京請願，這使人想起學潮發源之初的金華英士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学的情形

### 介紹作者

魯門主義與「希特勒主義」之間有所選擇，而第一天安過去，拿出「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來對付他們，正如「什麼」暴動，而且各吃光行政院的午餐和對米了，但想不到師範學院又突於前昨兩日擴大復大運動，千餘同學浩浩蕩蕩要進京請願，這使人想起學潮發源之初的金華英士大學和上海交通大学的情形

可憐的是我們中國者，白白流了八年的血！可者的作品，是很想知道他的歷史的，所以，我請求貴刊發行以來，無幾期了，足可與南方的「觀百姓，白白抗了八年的戰者，想進一步了解一個作白，白白流了八年的血！可者的作品，是很想知道他的歷史的，所以，我請求貴刊發行以來，無幾期了，足可與南方的「觀

# 一句公道話有多少效力？

費青



在這個一切正好決定於槍桿的年頭，一句公道話有多少效力？聽來是一個多麼迂闊的話題。很多宅心公量却又過於聰明的人士，因為覺得公道話的沒有力量，所以索性閉了口。於是大好中國就祇聽得到暴厲，橫詐，諂媚，誣讒，攻訐，和一些追隨左右而當他的話。我們試讀從秦皇帝以來的黑暗歷史，專制的魔手固然扼殺了公道話，但是公正人士自認公道話的無能為力而索性不說，也正是助成專制的有力因素。

一句公道話有多少效力？這次北平「六二」的經過，在提供了兩個不同的反應：一個是政府當局所頒布的皇皇文告和維持治安緊急辦法，另一個是北大胡適校長的談話和此後北平許多教授的宣言。前者認定學生這次運動是純潔自發，既沒有擾亂治安，不利政府；後者却認定學生這一次運動是純潔自發，既沒有擾亂治安，更是為了國家人民的利益。胡校長第一次的談話，根據他此後在報紙上的說明，是在尚未看到政府皇皇文告時所發表，但是他此後並沒有因此文告而改變了他前此的認定。這個認定，因它正與政府當局者相反，是需要一點勇氣。

上述二個相反認定的誰對誰不對，本來是一個很簡單的事實問題，但因為現在造謠誣蔑的惡毒技術早遮却了任何事實真相，所以我們寧可用另外一個方法來批判這兩個相反認定的是非。這便是質效論 (Paeanian) 所用的方法：從實際效果的利害來判定事物的真偽是非。我們可以先看從政府當局的認定所引起的效果。這裏可以拿武漢大學的血案做例子。據武大教授會的負責宣言，「六一」午夜軍警特務用了 dynamite 槍彈，槍殺當時正安臥在宿舍床上的徒手學生。這種暴行不啻談不上什麼「維持治安」，更已超過了古今中外任何無法無天的統治者所敢做的限度。「執行技術上的容有錯誤」實已遮掩不了真正主使者豺獍原形。

再看從北大胡校長和北平教授們認定所引起的效果。「六二」前後北平是在極度的緊張中：先是緊張着提前戒嚴，再緊張着等候華北學聯對於「六二」遊行與否的最後決定。等到不遊行的決定更整個北平鬆了一口氣的時候接着便緊張着「六二」清晨所發見北大等學校內外和附近滿牆滿壁的自天而降的紅綠色標語，內容是：「反飢餓反內戰的學生

是共匪」等。那天最緊張的是：北大週圍的通路，都為沙袋，鐵絲網，軍警，和黑衣彪形大漢羣所封鎖。這封鎖，據胡校長當天上午在校內「反內戰死難人士追悼大會」上報告，並非出於地方當局的意思，而是下級人員執行命令的技術錯誤。這緊張，直到當天下午六時由胡校長會同何市長親自到各通路解除封鎖，纔算結束。綜觀北平「六二」，雖除了上述的種種緊張，還不免有少數學生的短期被捕和北大西齋前的一點餘波誤會，但是比了武漢，南京，上海，天津，唐山，廣州等地的大流血和大拘捕，真是千幸萬幸地平安渡過。北平這點例外的幸運，我們不得不承認是造成於胡校長，教授們，和學生間，所獲致的相互信任。而這點相互信任尤其是造成於胡校長和教授們對於這次學生運動的一個正確認定，一句勇敢的公道話。胡校長和教授們信任學生，總以為學生的安全而盡他們最大的努力。學生們信任胡校長和教授們，總以為自己的榮譽和安全交託於他們，甚至於揀選了自己受盡刺激和侮辱的憤怒。當局者切勿低估了北平學生，以為「六二」的平安渡過是高級政策的成效。若是沒有胡校長和教授們的一句勇敢的公道話，從而獲致了對學生的相互信任，恐怕北平這次流血要比任何地方還要多。

我們更願不憚煩地指出：一句公道話的成效，並非祇在避免了流血的基础。公道和信任，本來是二而一的東西。沒有了公道，信任便有多大的暴力，多大權詐，絕對不會取得他人的信任。沒有了信任，他人可能攝伏於一時，但遲早終必乘叛離離。暴力權詐的極度運用，可以腐蝕人間一切道德，法律，和政治的關係和制度，因為它們都是取人與人而信任為基礎，而暴力權詐正先摧毀了信任。結果是造成了整個社會關係的徹底癱瘓，癱瘓得沒有一個人能够信任另外一個人。我們平心靜氣地試看中國的現狀，離開這個社會關係徹底癱瘓的悲慘境界，究竟還有多少距離！這纔是目前中國真的致命危機！

對於這個徹底癱瘓的致命危機，絕對不是槍桿所能挽救，反而正是槍桿在加深這個危機。一句公道話既已拯救了北平「六二」的危機，一句公道話竟能建立了校長教授和學生間的信任，我們敢於進而認定：公道話的效力是深遠宏大，它正是救治徹底癱瘓的高靈藥。其實，這點淺顯真理，早經古今中外的哲人講得舌敝唇焦，祇是現在這個瘋狂世界，西哲所推崇的道德力量，誰也不再相信這些話。儒家所倡導的德治，西哲所推崇的道德力量，現在聽來多麼迂闊，原來都是說明這淺顯真理。在這個被譽為中國頭腦所在的北平，我們企望着能聽到更多和更勇敢的公道話。

(六月十四日於北平沙灘)

政治的服從須是有理性的與有條件的，否則，人民可以實行「理性的不服從」！

## 論政治的服從

吳恩裕

### 一 引言

我們為什麼服從政治的權威？為什麼遵守它的命令？這是一個理論的探討；但這理論的澄清，却和事實有密切的聯繫。特別是，在政治權威濫用已經到相當程度的國家；我們更有把政治服從的意義，分析一下的必要，俾使每一個有理性的人，都按着其理智分析的結果，決定其行動的方向及性質。否則，我們就不必自詡為有理性的動物了。

### 二 恐懼、習慣、惰性

我們先舉幾種對於政治服從的心理分析。

有人認為：人們所以服從政治命令的原因，是爲了恐懼 (fear) 被懲罰。自然，在任何政治社會中，因爲懼於峻法嚴刑而嚇着寒蟬的人們，總會有的。

也有人說：政治的服從是由於習慣 (habit)：人是習慣的奴隸，對於許多事實，他們都只是習而不察，率由舊章地做下去。對於政治服從，自亦不免。

又有人以惰性 (indolence) 來說明政治的服從。把與人們休戚相關的政治服從，歸之於他們的因循怠惰。然而這些，似乎都有問題。

恐懼祇能說明人們對於暴力的服從。可是，人是不該服從暴力的；因爲這種服從的結果是自我的毀滅！人是不能服從暴力的；因爲即使暴如桀紂也還有湯武的革命！所以，對於暴力的服從是暫時的，權宜的；不是永久的，正常的。猶如你服從土匪的命令一樣，當他持鎗向你威逼財物時，你只得唯命是從。但這只是屈服於淫威；在此種服從中，命令者既無命令的權利，服從者亦無服從的義務，一但有適當的機會，服從者便會起而反抗。所以，這種恐懼的心理，並不能說明正常的政治服從。

習慣是個長期實踐的結果。它祇能解釋政治服從的存在及延續，不能說明它的起源。試問：當人們第一天服從政治者的命令，也就是他們還沒有養成服從習慣的時候，却又怎樣說明？

惰性的說法，更成問題。難道人們的生命、財產、總之，和他們一切物質的利益攸關的大事，他們會飽食終日，無所用心的，和豬仔一般，任憑屠者的擺佈和宰割麼？

以上恐懼的服從，祇能算是屈服於暴力下的屈服，習慣及惰性的服從，祇能算是因循苟且的苟從。這都不是政治服從正當的解釋。

除了屈服，苟從之外，還有盲從及順從。

盲從是人從亦從，不問服從的應該與否，也不問服從的結果如何。它完全是盲目的，故曰盲從。政治上的服從，當然更不該是這種盲從。

順從有許多種：有基於信仰的服從，例如服從教主或上帝。有基於倫理關係的服從，例如子女對於父母的服從。有基於感情的服從，例如友情及愛情上的服從。但在政治服從中，既不能一任感情，也不是倫理關係，更沒有信仰的問題。在歷史上，諸葛亮與劉備的關係，可以用他們間的友情說明；視皇帝爲君父，自甘爲臣子的關係，也未嘗不含有倫理的味道；而「臣罪當誅，君王聖明」的想法，亦近於信徒對於教主的態度。

但是，我們要知道：一方面，這些關係絕對不能說明大多數被治者對於治者的服從；另一方面，這些例證早已成爲歷史上的陳跡，而和現代政治社會中的政治服從，相距不可以道里計了。

最後，我們斷定：屈服，苟從，盲從，順從等，都不能說明現代的正常的政治服從的性質。

### 三 理性、條件

我們仔細分析，在現代政治社會中，公民政治服從的性質，可以說

：一、它是有理性的；二、它是有條件的。惟其是有理性的，是有條件的，所以這種服從絕不是：揮於淫威的屈從，因循怠惰的苟從，不辨是非的盲從，感情用事的順從。

第一，何以說是理性的服從 (Rational obedience) 呢？因這種服從是由於理性考慮的結果。由於理性的考慮，他們認為服從政治權威，乃是他們的利益所在。換言之，人們的政治服從是爲了功利 (Utility)。加入有秩序的社會而服從政治權威，一方面可以獲得使生活安全而有保障的益處；另一方面可以因分工合作而得到改進生活水準的益處。

這種政治權威不是神權，不是父權，更不是主對奴的權。政治權威乃是政治社會中，人們爲了「除弊」「興利」而製造的集體力量；治者便是受人民委託來運用這種權威或力量的人。

人服從神，子服從父，奴服從主，都不是理性的，都不是，或不一定，爲了自己的利益。可是，理性的政治服從，乃是爲了被治者自己的利益。同時，這些替人們辦理公務的治者祇是大眾的僕人：他們絕沒有理由，妄自尊大，以爲其地位高於衆人；甚至狂謬地自擬於神，於主，於家長。

只有服從這種服役於大眾，爲大眾利益而運用的政治權威，才是理性的服從。

第二，何以是有條件的服從 (Obedience with Conditions) 呢？由上已知治者之所以運用政治權威，是爲了被治者的利益，我們更進一步問：怎樣才能使治者運用權力權可保障是爲了被治者的利益呢？根據政治科學的暗示，這必須具備如下的條件。

一、治者必須做到不「濫用權力」(Abuse of Power) 的條件，因爲必須如此，才能保障人民的權利及自由。所謂不濫用權力，一方面可以說：凡是憲法中明確規定給予人們的權利及自由，治者不能任意侵害。固然，在特殊情形下，憲法的保障可以暫時停止；這就是所謂戒嚴時期。但是，我們要知道：在有法治習慣的國家中，戒嚴法也不是輕易援用的。這就因爲憲法是國家最基本的法律，它的規定決不能「輕易」，即使是暫時的，更動或取消。

另一方面，一國家立法、司法、行政三個部門，除了因爲事實上必要

的，不可能外，大體上各有專司的，如果越俎代庖，也是濫用權力。一個司法的判決，行政官吏不能隨便更改。全時，行政首長也不能以任何方式造法。如果一個行政首長，同時也把立法、司法大權，都攬在自己手裏，那麼，他實質上便和專制的暴君無異了。而專制的暴君，就正是濫用權力的典型人物。

所以，理性的政治服從，第一個條件便是要求治者不能濫用權力。二、治者必須也做到「負責」(Responsibility) 的條件。治者既然執行公務的公僕，那麼，他們執行公務的結果，便必須對於委託他們執行公務的人民，直接地或間接地負責。他們的措施，政策必須能反映民意，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如果不能得到人民或其代表的信任，他們便應該中途下台。如果他們的職位是有任期的，那麼，近代國家也有定期更換官吏的辦法，俾使其更能確切地反映民意。這些情形，都表示：治者執行公務是要負責的。

所以，理性的政治服從第二個條件，便是要求治者對其有負責。如果一現代政府，不能做到這些最低限度的條件，我們便沒有理由阻止其人民對於其政治服從，發生懷疑。

#### 四 服從的危險

在結語中，我願意借用拉斯基教授 (Professor H. J. Laski) 的用語來作警惕：「服從的危險！」

由於以上的討論，我們固然知道：理性的服從對於自己及人羣，都是有利益處的。因爲在這種服從中，服從者既自知利益所在，治者亦能在法律範圍內，按着上述的條件，運用政治權力。一個社會之存在及進步，顯然地都有待於此種理性的服從。

然而，事實上治者往往濫用權力，以遂其一己之私，而不顧人民的利益；因此，「理性的不服從」也是必要的。所謂「理性的不服從」云者，就是當經過理性的考慮：已經認清治者濫用權力，祇具私心，不顧公益時，人們就可以「不服從」。

這種不服從的行爲，即使在法律上不能得到辯護（因爲當這時候，法律已經被掌握在濫用權力的治者手裏面了）；但它在道德上是能得到辯護的。因爲它的目的是在：抗拒濫用公共權力及違背人民利益的強力。這種不服從的行爲，對於整個政治社會的進步，是有利益的；因爲它能把政治社會由強力的踐踏下，拯救出來！

日本之欲保留琉球，顯示其向外侵略的野心尚未放棄。

# 琉球問題駁日本

## 並論如何處理琉球

王鐵崖



日本外務省對於和約的準備已在積極進行之中，依上月底中央社東京的報導，外務省已完成長篇報告，表示日本對於和約的希望與目標，其希望與目標之一將為阻止以若干島嶼的主權，如琉球以及若干前日本委任統治地轉移與其他國家，並想以此種島嶼置於聯合國託管

之下，而日本為託管國。不僅此也，片山哲新內閣成立之後不久，外相齋田於本月五日記者招待會中談論和會問題，公開表示稱：在未來和會中，日本特別注意經濟及領土問題，波茨坦宣言已述明日本應退還在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後所獲他國的領土，然目前若干不屬於此範圍之附近島嶼已亦為人取去，如千島羣島，庫頁島南部及琉球，日本要求歸還以上三處的原因，情感因素大於經濟因素。

日本對於領土問題的妄想已引起有關國家的注意。美國政府方面顯然要保留其在琉球羣島的利益，蓋琉球本島或將為美國極西太平洋的主要基地。英國外交部對於盧用的談話加以批評，顯然的不贊同日本的強詞奪理。在日本所要保留的島嶼之中有琉球羣島，而琉球羣島與我國具有密切的關係，我們站在中國的立場不能不對於日本的主張予以駁斥，並希望我國外交部發表聲明，表示態度。

日本為侵略的國家，而在其侵略戰爭之中，又戰敗無條件投降，因而其和平條約的種種問題非由交涉解決，而依聯合國單方決定。在聯合國之間，決定的原則早已成立，因為在戰爭進行之中主要的聯合國曾經訂立兩個宣言作為解決日本問題的根據，此即一九四三年的開羅宣言與一九四五年的波茨坦宣言。關於日本戰後的領土，開羅宣言規定，「日

本亦將被逐出於其武力貪慾所攫取之所有土地」，波茨坦宣言則規定較為具體，一方面規定開羅宣言應充分執行，另一方面規定日本戰後疆界為日本本土四島及可能若干鄰近的島嶼，並說明日本應退還在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後所獲他國的領土。

依照開羅宣言的規定，日本之應交出琉球是不應該成為問題的。固然該宣言並不言交出琉球，但琉球之係被日軍武力吞併是歷史的事實。雖然琉球會為日本兵力所迫，承認為日本之藩，然而琉球早已為中國的藩屬，且實際上尚為自主之國，直至日本明治維新之後，日本才實行吞併的計劃。觀乎日本不之廢藩為縣，據琉球國王及世子去東京，再觀乎琉球國王之遣人來中國懇切求援，可見日本於光緒五年開始以武力吞併琉球。是則琉球屬於日本的武力所攫取的土地，依開羅宣言日本應被逐出。

波茨坦宣言的規定也許不甚顯明，所謂「可能若干鄰近的島嶼」，並無一定界說，而在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後所獲他國的領土」，又似乎可作為不包括琉球在內的根據。不明顯的規定倍予日本的妄想與強詞奪理的機會。但是，我們必須首先知道，日本的投降是無條件，和平條件除由聯合國設定之外，日本並無交涉式修改的權力，波茨坦宣言的規定是否顯明既非日本後過問，而其規定即使不顯明，解釋之權在於聯合國，並且，再進而言之，聯合國還可以在任何時候修改波茨坦宣言，因為聯合國對於日本並不受波茨坦宣言的拘束，也就是說，該宣言絕不是聯合國與日本關於和平條件的約定。

其實，即使依照波茨坦宣言的規定，日本亦應交出琉球。第一，波茨坦宣言明文申明開羅宣言應充分執行。第二，所謂鄰近的島嶼，琉球

# 民社黨與王麻子

焦尼

## 記梁秋水北歸



梁秋水這次二度北歸，是想調解黨爭的，就是把民社黨「表面化」了的裂痕彌補起來，無如張君勳一意孤行，雖有南北兩元老（即伍憲子和梁秋水）共同懇勸，亦無動於衷，於是以前廣聲，汪世銘，孫寶剛，湯蘊銘諸人所號召的「反對派」就揭竿而起，另外成立「民社黨新委員會」，以示對抗；而張君勳的民社黨也就正式下令把這些人開除黨籍。至此民社黨正式分裂。

據梁氏返平後對記者談，他本人也已參加了革新委員會。伍憲子則尚無明確表示，不過已決心不與張君勳合作，將來如不參加革新派或即返港恢復他的「憲政黨」。又說革新派已決於一個月後在滬召開全國代表大會，正式宣佈否認張君勳的民社黨，而另外成立一革新的民社黨。他說反對派決定仍用「民社黨」三字，因為「王麻子」的招牌，任何一個刀剪舖都可掛出，

至於真假之分則在貨色。縱稱，若即以歷史的淵源說起來，則革新派的民社黨也應是「真王麻子」。他說民社黨最初成立時，叫做國社黨，發起人共為十人，即：王搏沙，胡石青，徐勤，劉玉書，陳博生，張東蓀，萬武，湯蘊銘，張君勳及梁本人。現在王胡徐三氏已物故，劉入牢，陳與張東蓀脫黨，故現舊人之在黨者僅餘萬湯張梁四人。此四人中有三人（萬，湯，梁）已參加革新派，故可知孰真與孰假。

老人與奮起來，他敘述他這次

赴滬後與張君勳兩度見面的經過，極為有聲有色。他說一到上海就拒絕下榻愚園路的民社黨總部，而住在盧廣聲家裏。他先找張國淦談，張高齡已在七十以外，當初做過北政府時代的國務院秘書長，那時張君勳是副秘書長。張說，現在君勳已經不得了啦，沒有功夫和老朋友見面了。當即派人送訊，果然君勳只指使他一個學生來。再經過兩度的請，在第三天才肯來會。那天伍

距離中國福建不遠，距離台灣更近，並不能謂為日本之鄰近的島嶼。波茨坦宣言之較成問題者或為：（一）琉球是否為他國之領土？（二）琉球是否日本在一八九四年中日戰爭後所獲取的？

對於第一問題，我們固然不一定主張琉球在為中國的藩屬之時是中國的領土，但是我們也不能承認琉球同為中日藩屬之屬反而是日本的領土。在日本吞併之前，琉球實可以說是一獨立的小國。其實既非日本的領土，日本也應該退出，讓其成立為獨立的國家。對於第二問題：我們認為日本的取得琉球固然不像台灣係依據馬關條約的規定，但是，日本之確定取得琉球不能不說是在甲午戰爭中國戰敗訂立馬關條約之後。因為在甲午戰爭之前，日本雖已開始實行吞併琉球的計劃，然而中國方面始終未曾承認日本的吞併，琉球始終是中日兩國之間的懸案。光緒五年中日兩國曾經擬訂劃分琉球的條約草案，而中國因其違反存琉的原意，未予批准，並且直至甲午戰前朝鮮問題發生，日本遣派人與中國方面討論琉球問題，可見日本在甲午戰爭之前也並未認為其吞併琉球為確定的事實。等到甲午戰後，中國被迫割讓台灣，中國才不能不承認日本之吞併琉球。無論其事實上與在法理上，琉球都可以解釋為一八九四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後為日本所獲取的。

總而言之，日本應交出琉球，我們所更應注意者，日本之主張保留琉球顯示日本尚未澈底放棄其向外擴充的野心。蓋所謂，情感因素大於經濟因素，所謂情感因素者指明日本尚欲保留其武力侵略的紀念品。

如果日本應該交出琉球，我們的問題遂在於如何處理琉球。我在去年五月間即曾討論過這個問題（去年五月十二日重慶益世報）。處理的方法主要有三：（一）割讓，（二）獨立，（三）託管。以割讓的方式擴充國家的領土為大西洋憲章與開羅宣言所明文禁止，在目前的情形之下，琉球成立一獨立的國家，既無可能，亦不相宜。因此，最適當的處理的方法只有託管。討論琉球的託管問題，必須注意一點，即在聯合國之中，中國與琉球在歷史具有特殊的關係，而美國亦有關於琉球的理由。根據這一點，受聯合國之委託而管理琉球的國家為中國或為美國，或為中美兩國。我在去年曾經提出兩種建議：第一，依照聯合國憲章第八十一條的規定，中美兩國共同受託管理琉球；第二，依照聯合國憲章第八十二條的規定，將琉球羣島分為戰略區域與非戰略區域，分別由美國與中國受託管理。在日本對於琉球作妄想而對日和會正在醞釀開會的時候，我覺得中美兩國政府以及其他有關的政府應對於比較合理的建議加以考慮，趁早作明確的決定，至致對日和會開會之時發生意見的糾紛。



憲子陳邦候也在座，先由伍憲子質詢，繼即由梁開砲，他說，你作爲一個領袖，要度量寬大，要大公無私，而且黨也必須民主化。旋即舉出六件公的事來。

張問他那六件事？

梁就說：「你聽着：第一，張尙梅並非本黨黨員，你爲何把她提名爲立法委員？她是誰？」

張答：「她是我八弟婦。」

「第二、王憲世亦非本黨黨員，你爲何把他提名參加政府？他是誰？」

「他是我小舅子。」

「第三、李俊夫亦非本黨黨員，你也把他薦舉做官，他是誰？」

「他是我表弟。」

「第四、孫渠亦非本黨黨員，你也讓他做爲本黨的代表坐起官來了，他是誰？」

「他是我的學生。」

「第五、你在去年曾宣言民社黨只參加國大，絕不參加政府，爲何後來又參加了四大機構？」

「……」

「第六、參加四大機構之後，你又曾宣言民社黨到此爲止，如今爲何又提名國府委員等等？屢次背信食言，你有何話說！」

「……」

——這第一次的會晤是不歡而散，更無結果。

第二次的會談是在姚水勳律師的主持下，由伍憲子單獨進行調解工作。那次梁沒有說什麼話，只是在會後，張君勳向他說，聽說你的詩集將由商務印書館承印，何不讓我來給你印，印的漂漂亮亮的，然後交你發行？梁對這番好意完全拒絕，以後在滬的四旬時日兩人就一直沒有見面。

老人又談起張君勳的作風和前途來。

他說張君勳這次已把他的學者面具完全撕破，一不做二不休，一家老少阿貓阿狗都作起官來了。志滿意得，不可一世。

不過他這種洋洋自得已達到了他的最高點。迄今以前民社黨以及一般利慾薰心之徒所以捧他，追隨他，是因為他可以使他們做官，使他們發財；但現在他這種法寶已經不靈了。未來的大選中，民青兩黨亦僅有提名權，而不是想坐就坐的了。

他又說到政府對於張君勳也已感到大大的失望。

第一嫌他扭扭捏捏，零零碎碎。他使他的家子親戚老少都參加政府了，他本人却又半推半就地假撇清，以致新政府不能面目一新。

美國貸款之所以遲遲未下，他是要負相當責任的。

第二，他所舉薦上來的人叫兒都「太次」，都沒有社會聲望，頗損政府威望。

第三，民社黨裏的有作有爲之士，都沒有加入政府，這是說民社黨對於政府無補實際，怪不得有些政府大員說張君勳是一個「乏貨」！

老人這次由滬動身北歸，是搭「秋雁」號輪船，沿途感慨叢生，頗多咏懷之作，以下選錄數首：

江岸暮別盧廣生

臨江握別各珍重，擊楫依然可再來；一片風帆收曉照，萬家燈火現樓台。難迴天地扁舟小，未息兵戈畫角哀，壯不如人今老矣，海濱容有濟時才。

舟過吳淞口

一葉乘風破曉行，吳淞口外水雲平；長江天險流會斷，故壘劫餘草亂生。出沒海鷗知避世，崎嶇山鬼厭言兵，揚帆北向經濟海，萬頃煙波幾日程。

過黃海黑海

乘舟直上莫回頭，黃海中分黑海流，夜靜潮音如說法，曉涼水氣欲沉秋；衆生飢渴無邊岸，國本飄搖不繫舟，久感世情願終老，白雲深處是滄洲。

過大沽塘沽

幾日勞生倦遠航，大沽口外集帆檣，漫矜東海波瀾壯，深歎北門鎖鑰亡；國恥難忘刑白馬，雄關盡燬痛紅羊。晚潮帶雨兼風利，一抵新津再整裝。

(六月十日)

投稿簡約

- 一、本刊爲綜合性評論性之大宗刊物，以超然立論，論當今政治經濟文化等項重要問題，凡有關於上述論文人物均所歡迎，稿酬自一萬元至一萬五千元。
- 二、認品請附原文或註明原著作者及名稱和出處，以便採擇。
- 三、認品請附原稿，如經採擇，原稿亦不退回。
- 四、來稿請用長尺五字爲限，以便一次刊完。
- 五、來稿請用鋼筆或兩面抄寫，幸勿用鉛筆或兩面抄寫。
- 六、認品如已先在他處發表，請勿再投本刊。
- 七、稿末請註明地址及真實姓名，發表時以署實名爲原則。
- 八、來稿一經決定採用，立即刊一份，並寄贈刊登該稿之本報。
- 九、來稿請認號或就快寄交本社編輯部，以期迅速妥安。
- 十、如需退稿，請附足掛號郵資。

廣告價目（按期計算）

封	封底	封內
全頁	四十萬	三十萬
半頁	二十五萬	十八萬

補白不論大小每期收伍萬元  
封底加色套版每色加伍萬元

# 華萊士論羅斯福

明生譯

這是華萊士在最近一期「新共和雜誌」上所寫的一篇追懷羅斯福的文章。在「杜魯門主義」盛旺的今天，他在怎樣思念着這位「關心人類運命」的巨人。



羅斯福已經死去兩年了，可是我仍然不斷地想起他那種充沛無窮的各種偉大的品性，那幾乎是今天的美國領袖們所完全沒有的。首先，他有一種超人的當機立斷的才幹，那是一種運用天才實現他的理想的能力。其次，他有一種宏大的，並且還具有誘惑性的仁愛。這種由他發財出來普及國人的感情，受到了

國人同樣強度的感情的報答。最後，他有一種偉大的機心人類命運的意識，而這種意識隨着歲月的增長，一直到它完全遮蓋了他所犯的那種人類通常所犯的錯誤和失敗，而使他在還活着的時候，就已經成了美國合成體的一部分了。

羅斯福是一個非常練達的當機立斷的能手。他像一個藝術家一樣地來捕捉他的思念，吸收這些思念，構成思想，而當他的想像力捕捉了另一個更加適合他那寬廣的目的的思念的時候，他又拋棄他前此所想到的思念。一九三三年的春天他來到了華盛頓，那是一座由風俗和習慣的死神所凍麻了的都市。他拋棄了一切習俗的傳說來摧毀這種凍麻，而打開華盛頓之門，來迎接現實世界所謂的第一流的人物。他帶給華盛頓的並不是一些不可動搖的觀念的教條

譯者

。在一個月以內，他把我們的國都，變成西方世界新的思想的一個最有力量量的中心。夢想家，計畫家，設計家，政治家，都為白宮裏這給說話的時候眼睛發光的人所吸引而匯集，來到了華盛頓。

我第一次和羅斯福說話是在一九三二年的夏天。他第一次對我提出遮掩荒地的理想。羅斯福是樹木的愛好者，用一片森林地帶橫穿美洲大陸，來遮掩乾燥的平原的理想，很早就打動了他的志願。他甚至以為這種遮掩荒地可以改變美洲大陸的天氣。雖然專家們並不同意他的這種大氣學的理想，但這一點也沒有能影響羅斯福的志願。他決定要造成一片大陸的遮掩地帶，一年以後人們就在開闢栽種這種森林地帶。他在計劃裏的細節上，以及他關於各種偉大計劃中所遭遇到的困難的克服方法，在有時候是錯誤的；可是設計這些偉大計畫的工作，是他的專長。在一座為胸襟狹窄的人們所居的城市裏，他像一位鑑識家一樣來搜集這些偉大的計劃。

同樣，他也從各方面搜羅了一切的理想。他知道必須很快地着手挽回通貨緊縮的發展。至於實際的技術那是應該由專家們去研究了。我，寇敏司 (Homer Cummings)，和其他的

幾個人，都很早就相信對於通貨緊縮的攻擊點是黃金的價格。我們認為價格必須提高。我建議總統應該召見瓦倫教授 (George A. Warren) 和羅格斯 (James Harvey Rogers)。羅斯福接受了我的提議，召見了他們，諦聽了他們的意見，馬上任命他們在貿易部裏擔任工作。瓦倫和羅格斯在貿易部裏研究了一種實行新黃金政策的技術，白宮幾乎在幾天之中就實行了一種新的黃金政策。

那時候的形勢，是允許採取廣大的激烈的行動的，而這正是羅斯福性格的本質。他把握了一些激烈的新的觀念。人們建議他成立商品信用公司，成於一種可能處理黃金購買的機構。我們成立了這樣的一個公司，在德拉威爾 (Delaware) 法案之下具有極大的權力。這家公司從來沒有從事購買黃金，但擔任了十幾種別的任务。當我們運用這一公司貸放棉花玉米麥子等農業放款的時候，我們得到了羅斯福衷心的讚許。後來這一公司用剩餘的棉花交換橡皮，使美國人民多有了兩千萬條汽車輪胎。

## 追求理想的宣傳家

人民通常忘記了三十年代早期的困苦時代。那時候北愛渥華州的農民們。要驅逐一個審判官離開法庭，而農民們這種叛變不僅是反抗窮苦和失敗，並且就然地反抗法律和秩序。我們運用商品信用公司向農民貸款，而利息僅為四釐，而他們的收獲如果失敗時，就不需償還貸款，把玉米的價格提高到一倍以上。羅斯福給了我們信號，讓我們向前進行。當瓊斯 (Jesse Jones) 反對利息四釐這樣低的貸款的

時候，羅斯福對我說：『你去告訴埃斯，教他不要學窮極無聊的賭棍』。

羅斯福的頭腦，利用了一切的觀念。例如：交互貿易協定，青年計劃，保管集中營，勞働關係委員會，農業協助計劃等。當最高法院否決他的計劃，或由於危機的渡過而他的計劃失了時效的時候，羅斯福就會改採更有力的計劃。他追求理想的熱情是始終如一的。他對於他所鑄造的『聯合國』這一名詞，非常地感覺到高興。他很熱心地和邱吉爾討論創辦一種新的世界貨幣，單位固定叫做『迪莫』(Dimo)。

### 仁慈的性格

羅斯福的品格上有一種燦爛的熱情。這種熱情傳染到每一個直接和他工作的人，並且普及到那些千百萬的連續選舉他的人們。在舉行內閣會議的時候，他總是帶着一種快樂的不讓人生畏的精神，有時候我幾乎要問：假如沒有女關員的話，他們究竟會要放蕩不羈到什麼地步呢？

羅斯福的魅力是一種工具，這他自己也十分理會到的。他很有意識地使用這種工具。他相信他可以用言語取得任何人的忠順，可以使任何人不懂任何外人的激烈的攻擊而繼續工作。有些時候他失敗了，但在較多的場合裏他是成功的。一九四五年一月，波爾金斯(Peckins)夫人決定辭去勞工部長的職務，她已經清理了她的辦公桌，料理完了她所經辦的事務，可是在他就職的那一天，羅斯福運用了他人格上的魅力，波爾金斯夫人就留任下來了。

他通常從談話裏吸收他的理想，因為他喜歡有用的說話。每天在工作完畢以後，他喜歡坐下來喝酒，讓一些健談的客人在他的周圍談笑生風。他喜歡開談他的生平，他的童年，他青年時代在國外的游歷，以及他個人的冒險事業。從別人說話裏，羅斯福常常挑選有價值的斷片的消息，機巧的術語，新鮮的建議，而把這些融合到他自己的言論和思想裏去。

他的心，正像古玩店一樣，裏面堆滿了各種古怪的東西，包括着各種事件，歷史以及民間的傳說。它所包藏的豐滿，甚至使一些較他更為努力的平民政治家都要感覺驚奇。當羅斯福發揮他那儲藏豐富的知識的時候，這些政治家站在一邊驚歎不止。

他的懇切和熱情使他完全忘記了他自己。記得一九三六年，我曾經和他一同到旱魃區域觀察災情。他的隨從一路上不斷地停留下來和災民農人去談話，他自己也用他那修正了的哈佛大學的腔調發表演說。他似乎從來沒有懷疑過這種腔調是北美大平原的樸素的言語，而且他也從來沒有顯露一點點有德於人和自矜的感覺。也正因為這種緣故農夫們是非常喜愛他的。

在他那博識強記的天才裏，最使人驚訝的恐怕是他那關於地理空間的奇特的記憶力。他能記住奇怪的街道、海灣、大洋、港口、鄉村，並且能够歷歷在目地回憶任何他所到過的地方。在戰爭期間，他對關於地圖，距離里程和天然屏障物的知識，發揮了驚人的貢獻。他能記住地圖上所標明的關於水道的深淺，山脈的

高度，以及大路和公路的質料。他喜歡畫建築圖樣，華盛頓不少的新建築物，是他所給的。

他把這種天才，發展成爲對於建設美國的一種遠見。沒有人能比羅斯福更清楚地把美國看成地理上的一個整體。對於他，美國是由一些分水嶺和河流，而不是由行政區域的省份來劃的。在政府裏，沒有人比他還能够更敏捷地致慮到重要的地理上的要素。我記得我們曾經對他提出關於保存土質地區的初步計劃，而在第二天我們就接到了他的回信，把我們的計畫發揮做成一條法令，預備通知四十八省的省長執行。

### 時代使命的信心

羅斯福同時有一種對於時代使命的特別的信心。他認爲他所處的時代，是歷史上的一個偉大的時代，而他天生的使命，就是在這一時代裏有所作爲。

美國以外的世界慢慢地通向羅斯福。在起初的幾年裏，羅斯福總還幻想着以爲意大利的態度是友善的。他以為歐洲的法西斯黨徒不會毫無止境地發動戰爭。可是慢慢地羅斯福相給了這種鬥爭終久會威脅到美國的安全和命運。隨着這種信心的增長，他的戒備心就慢慢地增長起來了。

直到了一九三八年春天奧大利危機的發生，羅斯福才瞭解到這是一個人可能使美國捲入戰爭的時代。從那時候起，羅斯福相信了戰爭的終必到來，他很技巧地決策，使他的人民準備迎種這種戰爭，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是瘋狂的狗，完全相信武力的；但那時美國人民並涉有

# 論標語口號

朱自清



許多人討厭標語口號，筆者也是一個。可是從北伐到現在二十多年了，標語口號一直流行着；雖然小有盛衰，可是一直流行着。現在標語口號是顯然又盛起來了。這值得我們想想，爲什麼會如此呢？是一般人愛起鬨嗎？還是標語口號的確有用，非用不可呢？

標語口號的辦法雖然是外來的，然而在我的文法傳統裏也未嘗沒有根據。我們說「登高一呼，羣山四應」說「大聲疾呼」，說「發聲振聵」，都指先知先覺或志士仁人而言，近代又說「喚醒人民」「喚起民衆」，更強調了人民或民衆。這裏的「呼」和「喚」，正是一種口號，爲的是「發聲振聵」是「羣山四應」（這是一個比喻，就是人羣四應），是人民的覺醒與起來。這「呼」和「喚」是一種領導作用，領導着人們行動，向着某一些目的。這是由上而下的。孟子引尙書的湯誓篇，說夏桀的時候，人民怨恨那暴政，喊出「時日喪喪？予及汝皆亡！」孟子說「民欲與之皆亡」，是不錯的。用現在的話，就是，「太陽啊，你滅亡罷！我們一塊兒滅亡罷！」這是反抗的口號，是由下而上的。

我們向來沒有「標說」這個名稱，但是有格言，有名言。格言常常用作修養的標準，就

是爲標準與做人的標準，如「一寸光陰一寸金」（抗戰期中「一滴汽油一滴血」的標語就是棄的這個調子）之類。「名言」這個名稱是筆者暫定的，指的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乃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類的話；這些話常常用作批評的標準，就是論人論事的標準。格言偏重個人的修養，名言的作用似乎廣泛些，所以另給加上這個「名言」的名目。格言也罷，名言也罷，作用其實都在指示人們行動，向着某一些目的。現在的標語也正是如此；格言常常寫來貼在牆上，更和標語近些。但是格言和名言似乎都是由上而下的。封建時代在下的農民地位是那壓低，知識是那壓淺，他們的話難得見於記載，更不必提入「格」和成「名」了，沒有他們的份兒，也是自然的。

然而先知先覺或志士仁人是寥寥可數的；就是近代，說清末能，在做喚醒或喚起人民的工作的也還不算多。一方面格言和名言都經過相當的時間的淘汰，才見出分量，也就不會太多。更重要的是，這一切都拿一個個的人做對象。「羣山四應」是一個羣一個羣也就是一個人一個人在那兒應，「喚醒」或「喚起」的，是一個個的人民或民衆的一個個人，總之還沒有明瞭的集體的意念。現代標語口號卻以集體爲主，集體的呼聲喊口號，拿更大的集體來做對象。不但要喚醒集體的人羣或民衆起來行動，並且要幫助他們組織起來。標語口號往往

這種感覺。不錯，羅斯福並沒有強迫國會通過大的提款案，防備正在很清楚地發展中的危險。他也沒有堆集大批的物資，準備應付不可避免的需要。可是羅斯福具有政治家的敏感，他知道什麼事情在那時的美國是可能辦得通的。他那時正站在具有戰爭危機的客觀現實，和完全天真地不會料到這種危機的美國人民的當中。他所最關心的工作，是推動輿論，使人民能够同意採取最低限度的準備。

## 自由社會的自由人

對於羅斯福，戰爭的本身也是很沉重的觀念。他不喜歡政府裏的人們，對於容易取得勝利的看法。有時候，他甚至感覺到美國也許不能完成她的目標。戰爭爆發不久後，他說過：「這也許要犧牲我們所已經得到的各種成就，而最後我們也許還不能取得勝利。」

甚至在戰爭中，羅斯福也許沒有能够形成一種完整的哲學。他發揮他的感覺的能力，意識到在他領導之下的各種互相衝突的份子，而企圖在每一個新的危機中，用新的觀念和思想使他們彼此調協。我認爲在他那時裏，如果用別的方法來解決問題，也許會要失敗。在我看來，他的那種超出教條的範圍，而不斷地在人和事物中尋求新的平衡的方法，也許正是在自由社會裏的自由人類所應採取的一種哲學。

x x x x x x x x x x

# 挽救中國兒童的厄運

雷潔瓊



我們不要兒童盲目的信仰，盲目的服從，盲目的擁護。要啟發他們，指導他們，養成他們有追求的科學的精神，民主的作風，他們才適合做一個人民世紀的中國公民。

兒童是人類生命的延續者，社會文化的繼承人，國家民族將來的主人翁。因此兒童不應該被視為父母的私有品，家庭的財產。兒童的

天職權利應該受到社會保障，兒童的教養與福利，應該受到國家的重視與照顧。但是我國近百年來受帝國主義的侵略，農村經濟破產，都市中的民族工業無法迅速發展，失業遍地，大家貧窮化，大家庭隨着社會經濟的崩潰而解體，小家庭也受到生活壓迫而無法維持，許多兒童不獨得不到家庭的教養與保護，甚至為父母所殘殺與遺棄，這國家既無完善兒童機關為之收容教養，又無任何津貼制度，以補家庭之不足。加以八年苦難的抗戰中，繼之內戰的延長與擴大，千千萬萬家庭受戰爭直接或間接的影響，以致破裂離散，兒童失去家庭憑藉，死亡流浪，舉目皆是。國家民族未來的主人翁已遇到了空前的厄運。

人類的生命在精蟲與卵子接觸後開始，每一個生命都應該在母胎內生長發展而至於成熟降生，這是人應有的天賦權利，但中國在經濟崩潰過程中，有不少未成形的嬰兒，尚未等到生長成熟，就被其父母用墮胎方法，使他們夭折了。根據上海大陸報記者的調查（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十日）上海實行墮胎的人數比較八一三戰事爆發前增加一百分的一百，又據某產科醫生估計：

「上海醫生中兼營不正當事業如墮胎者約有百處，每處每星期平均以二人計算，每年有一萬零四百人，用舊法墮胎者尚不計算在內，若合併計之，或者三萬個未成形嬰兒因墮胎而夭折」。

這個數字當然不準確的，在法律禁止墮胎的社會裏，沒法調查得準

就是這種集體運動的綱領。集體的力漸漸發展，廣大的下層民衆也漸漸有了地位。標語口號有些是代他們說的，也未嘗沒有他們自己說的。於是乎標語口號多起來了，也就不免濫起來了。

集體的力量的表現，往往不免騷動或動亂，足以打擾多少時間的平靜，而對於個人，這種力量又往往是一種壓迫，足以妨礙自由。知識分子一般是愛平靜愛自由的個人主義者，一時自然不容易接受這種表現，因此對目見耳聞的標語口號就不免厭煩起來。再說格言和名言是理智的結晶，作用在「漸」，標語口號多而且濫，以激動情感為主，作用在「頓」，跟所謂「登高一呼」「大聲疾呼」也許相近些。冷靜慣了的知識分子不免覺得這是起鬧，這是叫囂，這是符咒，這是語文的魔術。然而這裏正見出了標語口號的力量。人們要求生存，要求吃飯，怎麼能單怪他們起鬧或叫囂呢？「符咒」也能，「魔術」也能，只要有效，只要能達到人們的要求，達成人們的目的，也未嘗不好。況且標語口號是有意義可解的，跟符咒和魔術的全憑迷信的究竟不同。古語說「口誅筆伐」，口和筆本來可以用來做戰鬥的武器，標語口號正是戰鬥的武器啊。

但是標語口號既多而且濫，就不免落套子，就不免公式化，因此讓人們覺得沒分量，不值錢。公式化足以廢掉集體的力，但是在集體的表現裏，這也是不可避免的。這個需要經驗的領導，有經驗的宣傳家來指示來幫助。標語口號雖然要激動情感，可是標語口號的提出和製造，不該只是情感的爆發，該讓理智控制着。標語口號要簡單直截，如「打倒軍閥」「打倒帝國主義」「抗戰到底」乃至現在流行的「我們要吃飯」等。這些還有一會好處，就是貼出也成，喊出也成。真簡截的標語口號，該都可以兩用的。

標語口號用在戰鬥當中，有現實性是必然的；但是由於認識的足夠與否，表達出來的現實性也有多有少。不過標語口號有些時候竟用來裝點門面，在當事人隨意的寫寫叫叫，只圖個好看好聽。其實這種不由衷的語句，這種口是心非的呼聲，終於是不會有人去看去聽的；看了聽了也只是個討厭。古人說「修辭立其誠」，標語口號要發生領導大眾的作用，衆目所視，衆手所指，有一絲一毫的不誠都是遮掩不住的。大家最討厭的其實就是這種已經失掉標語口號性的標語口號，卻往往運用了別種標語口號，也不分皂白的討厭起來，這是不公道的。我們這些知識分子現在雖然還未必能夠完全接受標語口號這辦法，但是標語口號有它們存在的理由，我們是該去求了解的。

確，人類沒有不歡喜孩子的，尤其是中國的父母視子女為第二生命，增加人口視為家庭之福，而父母肯冒險不怕犯法的要置其未成形的子女於死地，大多數都爲了貧窮的威脅，爲父母的想到生產期內的費用，孩子以後教養的負擔，與其將來被孩子所拖累而陷於悲苦之境，不若忍痛於一時實行墮胎，雖然也有爲着禮教與羞恥而墮胎的，但其數不致太大，據作者近年來會問醫生訪問與調查，據說來醫生請求墮胎者大多數爲家庭婦女，尤以公教人員的中等階層婦女爲多，由此可以知到墮胎的主要原因還是由於父母的貧窮。

許多嬰兒能在母胎生長發展而至降生，但一離母胎即遭毒手，或被溺斃或被拋棄，而遭此厄運的全屬女嬰，這種溺女嬰行爲，過去在鄉村中貧苦家庭比較普遍，但是近年來都市中的工人區中亦常有此現象，主要原因也是因爲貧窮的威脅，而再加上重男輕女的傳統觀念。女嬰的被溺斃或被拋棄，其準確數字無從統計，但從育嬰堂在我國普遍存在情形與其所收容的人數來說，我們可以證實溺女與棄嬰的現象並不限於發生某地某省，不過有些地方溺嬰已成爲風俗，當地人民司空見慣，已不覺得是不人道的行爲了，天主教會在中國二十省都有育嬰堂之設立，而所收容的盡是女嬰，根據教會的報告：一九三〇年共收容三萬六千五百七十八，十年以後，一九四〇年共收容六萬二千二百九十九人，幾乎增加一倍，但近年來很多育嬰堂因爲經費來源斷絕，停辦的已不少，不停辦的因限於經費，祇能收容少數嬰兒，因此溺嬰與棄嬰之現象日見嚴重，而這種罪惡，決不能歸咎於丟棄孩子的父母。

許多嬰兒的生存權雖未被其父母剝奪，但是能够好好活到一歲的不及四分之一，根據陳達教授在戰前的估計，中國嬰兒死亡率平均爲二七五，這就是說一千個出生嬰兒中，未及一歲而死亡的平均爲二百七十五人，這不過是平均數，在貧苦的工農階層，無疑的嬰兒死亡率還要比這個數目字高，在當前人民生活不安定，千千萬萬人陷於貧困與破產中，嬰兒生存機會一定更爲減少，這對於國家民族的損失是非常重大的，有人說這是中國人不講究衛生的結果，做父母的不是每個都懂得養育孩子也是事實。但是最主要的原因還是貧窮，還是因爲父母的收入不能養活孩子，以致營養不足，而社會對於婦嬰衛生未能重視，產婦嬰兒得不到

適當的注意與照顧，嬰兒有病沒法醫治，祇好讓其死亡，更悲慘的，死後往往因爲父母無錢埋葬，只得向路旁拋棄，根據北平衛生局統計，三十五年度兒童死亡總數共計一六六三四名，上海普善正莊由一月至四月廿三日共收童屍九千七百二十二具，上海衛生局掩埋隊在同時期內共收童屍七百九十九具，貧苦家庭兒童的命運是這樣的悲慘。

孩子幸而生存了，而其教育權亦未爲社會所重視，義務教育尙未推行，公立小學未能普遍設立，勝利後學校校舍或被佔據，或被業主勒索或無法修理，不能開學，以致學校少，容量小，失學兒童更多，私立學校又非一般人民經濟能力所担負，加以近來民衆赤貧化，就是免費的教育都成爲奢侈品，失學兒童日見增加，根據大公報（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六日）登載：全國有學齡兒童約六千七百餘萬，受教育者未及三分之一，而這三分之一有能力進學校讀書應該是最幸福的，但是一般學校的教育因爲經費與師資的匱乏，不能滿足兒童之需求，根據大公報的社評：

「自民國三十年實行新縣制，財政上收支系統改變，地方教育經費的百分比已大見減削，今年縣預算只列中心國民學校，至一般國民學校經費還須鄉保自籌，地方學田學產在這些年頭收益恐甚有限，何況還常常被地方土劣把持自肥，照現在學齡兒童的數目說，以一個教員教三十個學生，就需要二百二十萬以上的教員，然而現在全國小學教員一共只有六十多萬，其中畢業於師範的不到十萬人，他們教育着下一代，工作固極重大，可是論待遇還不及普通的聽差茶房，這些小學教員中，當然也有熱心志士，寧願犧牲一己生活等受而爲國家服務的，但是這種人不會很多，降格以求，濫竽充數的恐怕也在所難免，從這幾點來看，我們今天的國民教育究竟是怎樣一回事，使不難想像得到了。」

同時，大多數學校的設備非常簡陋，課室陽光不足，空氣污濁，無體育場與遊戲場之設備，甚至連空地都沒有，兒童竟日困居室內，有時學生數人擠着一張小桌，兒童健康毫不注意，而智識方面的傳遞，又注重灌注式的教授法，對於學生則注重記憶背誦，認真的學校，課程繁重功課緊張，以致兒童窮於應付，不認真的學校，則敷衍了事，學生毫無心得。公民訓練方面，因爲黨化教育的關係，注重信條的背誦，黨規的朗讀，而忽略了公民訓練應從學生集體生活實施之，而近年來，因政

治于涉教，黨的宣傳侵入學校，小學初中學生都被視為「羣衆」，因此黨政軍大員的迎迓，慶祝會的舉行，含有政治作用的追悼會及示威大遊行，一律用直接的或間接的命令使他們參加，要他們站在猛烈太陽之下，聽他們所聽不懂的演講與訓話，要他們戴着肚皮，擠在人羣中，看台上成人們所表演莫名其妙的把戲，要他們不管太陽下雨，混在成人們的隊伍中，步行數十里路程，要他們盲從的隨聲附和的，呼他們不知所以然的口號，學校當局有時祇知執行命令，效忠於少數人，對於兒童的興趣與健康毫不注意與關心，在學校的兒童就成為統治者的工具了。

至於其他三分之二的失學兒童，多數被其父母送至商店與工廠為學徒與童工，賣報與小販也成為兒童的職業，一方面為減輕家庭的開銷，一方面多少可增加家庭的收入，童工與學徒的數目雖無統計，但普遍的存在於各職業部門，可無疑異，童工與學徒的生活往往每天工作十小時以上，起居飲食惡劣不堪，不獨教育權被剝奪了，連兒童應有的遊戲權都失掉了，身心的正常發展都受了莫大的影響。

還有因內戰的延長與擴大而失去家庭的兒童日益增多，流浪街頭，結成幫團，為着生活而與社會奮鬥，但他們意志未定，易為社會惡勢力所引誘，走上犯罪之路；根據大公報廣州通訊（民三十六年三月三日）「在廣州市匪風熾盛聲中，童匪也猖獗起來了……警察局的人也承認童匪活躍十分頭痛，因為童匪太多，抓不盡，禁不了」，長春六十萬人口，就有十一歲至十四歲的「小吉普賽人」五百多名，終日在幹着詭騙偷竊的勾當，太原的小學生三五成羣，沿街逃學，（大公報四月廿九日）上海吳市長也因童犯業多頗感棘手而呈立法院建議設感化院（三十五年十月廿四日文匯報）童犯問題之日趨嚴重可以想見。

其次，農工階層的婦女與職業婦女為着生活所威脅，不能不離開家庭而參加社會生產各部門工作，子女教育的責任自然無法兼顧，而社會上托兒所之設備既不及，而幼稚園之數目也寥寥無幾，因此這種幼童既失去家庭的照顧，又無機關收容而教育之以為彌補，只好委之於親友或鄰居代為照顧，有年長子女者則多付之於子女，使未成年的兒童負教育弟妹之重任，這對於兩方面兒童身心正常之發展都有壞的影響。

綜上所說，中國今日兒童的生存權根本得不到保障，兒童應有被養

育的權，教育權，遊戲權都無從享受，到處有墜胎產嬰的現象，到處充滿着失學兒童，學徒與童工，流浪兒童與童犯數目日益增加，主要原因都是因為社會經濟受到空前慘酷內戰的影響，而陷於崩潰與破產，人民流離失所，失業遍地，大眾貧窮化，直接影響及家庭的解體與破裂，間接使國家的第二代陷於悲苦之厄運。

要挽救中國今日兒童之厄運，首先就要停止內戰，實行經濟民主，以消滅失業與貧窮，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同時政府應該增加教育經費從速籌備實施義務教育，使每個兒童都一定有人學校讀書機會，推行兒童福利事業，如設立婦嬰衛生機關與產科醫院，使每個母親在產前產後與生產期間都得到適當的照顧，間接的保護了每個嬰兒的健康，設立托兒所嬰兒學校與幼稚園，使農工婦女與職業婦女能將其子女教育責任，委託於該項教育機關，母親能安心從事工作與職業，孩子得到正當的教養，設立兒童機關，收容無家可歸的流浪兒童，使其不致因家庭破裂而失養失教，使其有機會發展而成為社會有用之人才。我國兒童福利工作近年來雖已漸為社會所重視而有進步，然若內戰不停，經濟崩潰，使全國人民陷於破產境地，則現在各地所努力的兒童福利工作，不過杯水車薪無濟於事。

中國將來的政治一定是實現民主，兒童的訓練也應該是民主的，我們不要兒童盲目的信仰盲目的服從盲目的擁護，要發覺他們，指導他們，養成他們有追求真理的慾望，科學的精神，民主的作風，他們才能適合做一個「人民世紀」的中國公民，同時，我們要認識教育與保護今日的兒童，也就是保護社會，文化的繼承人，為將來新中國奠下鞏固的基礎。

（六月八日）

第三期目錄

論當前的物價.....	楊西孟
過了五四看時局.....	費青
戰局縱橫.....	高翹
日本賠償問題中關於文物部份賠償的問題.....	向達
曠代劍子手朱元璋父子丁易論張之洞的洋務.....	城北
五月的氣息（隨筆）.....	馬尾琴
一個吹簫的傢伙（小說）畢基切大戰期中作家謀生概況	
（譯品）.....	畢樹棠
美國對華貸款的透視.....	紀明
美蘇關係與新帝國主義.....	大公報
太原的呼聲.....	民衆日報



## 新聞之路在何處？

——懷陳凡兄——

郭 根

正當「五月熱」在發酵、學潮瀰漫全國之際，打開了六月三日的「北平時報」一看，要聞版上大字標着：大公報廣州特派員陳凡被捕，我爲之一怔！

僅僅在前三天，陳凡兄還有信來，訴說他爲生活的担子所壓，害了一場大病，以致不能如期交稿，連寫了幾個「該打」。——萬想不到他現在却已經入獄了。他應該入獄嗎？我閉着眼睛深深追想起來。

我記得我和他的初見以至進一步的認識，是在桂林作爲蓬蓬勃勃的文化城的時代。那時我們同在大公報服務，却逢轟動大後方的大貪污案——柳恕人案爆發，而在這件大事件當中，他的採訪的熱情和精力不但給予新聞界一個深刻的印象

，也給予廣大的社會對新聞記者一個正確的有力的認識。

集體採訪以至於集體批評，這是當時柳案發生後，桂林新聞界所運用的一種策略。如果沒有這種策略，柳案是不會破獲的。也正因此，桂林新聞記者對柳案的成功，可說是中國新聞事業史上最光榮的一頁，也是劃時代的一舉。

在整個集體採訪過程中，陳凡是起着領導作用的。爲什麼要「集體採訪」呢？因爲柳恕人來頭太大，他是當時桂林區食糖專賣局局長盧廷幹手下第一員大將。而盧某則是當今孫副主席的內親，又是宋子文先生的幹部，這事剛剛外波時，新聞界首先遭受紙彈的襲擊以及四面八方的恐嚇，又兼當時有新聞檢查制度之存在，各報想個別透露點實像是很不容易的。於是桂林記者羣就想出一個應付的策略，就是大家全體動員，共同採訪，以桂林

全體記者的集體力量與惡勢力週旋。他們把每日所得的消息，由一個人執筆記下來，得到全體的同意，分交各報刊用。這樣沒有一家報紙好意思拒絕。而柳恕人那方面一切的反攻遂告失效。

在最緊張的幾天，陳凡兄有兩夜沒有睡覺，吃飯更是談不上。記得有一夜，已經是下半夜一點多鐘了，排字房催着要截稿了，然而本市新聞的柳案仍是一字未來，我當時負責編務，心裏那番焦急，迄今想起來猶有餘味。好容易他來電話了，報告新聞，然而聲音是那樣的微弱，上氣不接下氣，後來簡直是噁力竭了。

原來那一天那一夜，他們對柳案的攻勢達到了最高峰，新聞檢查處不放他們的稿子，說除非得到兩廣監察使劉侯武的允許。於是他們浩浩蕩蕩奔東郊的監察使署這是一個很不近的崎嶇的路子，他們乘夜

摸到時，與劉監察使展開了一場論戰，終於他們的熱情獲得勝利，柳恕人的貪污真相始得大白於天下。陳凡兄那天辛苦過甚，所以等到他給報館通電話時，舌頭已經僵了。

又記得那時我們內勤人員，因感於外勤同人的努力，針對他們的「集體採訪」，我們也發動了「集體批評」，那些時日，大公晚報之「時與潮」一欄是頗爲轟動一時的，大家在徐鑄成先生領導下，動員編輯部大部同人以各種筆名給桂林的記者大隊敲邊鼓。而陳凡兄也有時乘暇以「鐵肩」的筆名來插一兩聲。

今天，也許有人要問他們何必這樣傻幹呢？作爲一個外勤，跑跑衙門，抄抄公報，不也就夠了嗎？有的人確是這樣想法，然而那時的桂林記者羣却是傻到要「向貪污宣戰！」——這五個字是他們當時



的口號。

陳凡兄對於工作的認真與嚴肅，我還可以舉出一兩個例子。記得有一次某當局蒞臨桂林，神不知鬼不覺在樂羣社召開一個茶話會，外間大都不知究竟，而他却利用他的交誼，打扮成一個茶房的兒子，送茶倒水，盡悉底蘊。自然，這種行徑是不足為訓的，但在作為一個外勤記者對工作的努力上，却是不可多得的。

湘桂大撤退時，他也是最後離桂的一羣中的一個。肩着行李，沿着鐵道步行，因之，對於這一次中華民族的大苦難，他是最為熟悉的。以後他到達重慶時，就動手寫了一篇長達五萬字的報告，題名「湘桂淪陷記」，盡情地暴露當時湘桂當局措置失當的黑暗。據一般人的批評，他這個報告足可與英國記者所寫的「東方大撤退」媲美，後者是報道英國人怎樣從緬甸馬來以及香港潰退的。然而在那樣大的重慶，竟找不到一個發表的地方，無奈他還是寄到西安來（那時我已脫離大公，在西安主持益世報的編務）在益世報上長期連載。但結果因為西北的人民對於湘桂這一幕悲劇究竟是隔膜的，所以並未能引起

廣大的注意。而在登載完畢以後，我本來答應他可以出個單行本的，結果也無力實現。為此，他還生了很大的氣，而我也迄今還懷着不少的歉意。

從桂林撤退到重慶來的那一個冬天，把我們這一夥桂林人打入苦悶的深淵，工作不如意，人事難應付。從前是一羣天不怕地不怕的野孩子，現在却好像變成了一羣對泣的整囚。每當苦雨連綿之際，就跑到乾酒店，一盤炒豆絲，一斤四川老酒，滿腹牢騷，盡情吐出，一洩為快。我還記得陳凡兄說過這樣一句話：「再過幾年，等我們這一夥人做了老關的時候，中國新聞界總該進步了的吧？」他這句隨口而出的話，沒有料到竟深深鑽進我的記憶之中，直到現在我還忘不了。

※ ※ ※

忘不了的自然還是關於他的熱情，他的工作態度。記得去年春天，徐麟成先生決意離開大公，以全部精力來培植文匯的時候，他數了數當前中國新聞界的記者人材，陳凡兄是他首先所提到的幾個人中的一個，殷切他懷念着他。而那時他正在南國的廣州開拓他的工作。

※ ※ ※

但他在廣州工作一年的年報酬，却是被捕入獄，這當非他始料所及，更非報界的朋友們所能料及，因為他畢竟還攜着「大公報」三字金色的招牌。

據大公報滬版六月五日社評所叙他的被捕原因和經過是如此：「新聞記者的職務就在追逐新聞。抗戰之時出入戰場，生死置之度外。今天各地學校裏發生問題，新聞記者自然要注意學校新聞。今天情形，只要是獨立報紙的記者到本學校採訪新聞，就有被認為陰謀鼓動學潮而遭逮捕的可能。重慶所捕本報八位記者，大部是外勤記者；廣州所捕本報記者陳凡，就因為三十一日中山大學學生罷課遊行時，他步隨學生行列，採訪新聞，中途目擊血案，回寓撰發電報（此電被扣，報館迄未收到），當夜睡夢中即被檢查戶口者逮捕。」

據君是盡了職，其電報被扣，勞力白費，他個人也身陷囹圄。類此情形，記者還怎麼幹？報又怎麼辦？」又說：「且莫說大公報有四十多年的歷史，同人皆束身自愛之士，抗戰時曾為國家效過微勞，爾今就連職業的自由及身體的安全都回測不保。景象如此，本報固然不幸，又豈國家之光？」

的確，大公報是得過米蘇里獎章的報紙，是負有國際威望報紙，數十年來有着幾個中心主張，如：擁護國家中心（西安事變時代），主張政治團結軍事統一（新四軍事件時代），贊成變但反對亂（收協時代）等等。可以說確實是對國家（莫若說是對政府，更為恰當些）「效過微勞的」，這決不是吹噓。然而現在是連大公報的記者也要一批一批的被捕了，因為他們要「追逐新聞」。

我想作為一個中國的記者，必然要發問：中國有沒有「新聞之路」呢？如果有，這條路是與平常相通的嗎？

（六月七日）

### 第四期目錄

美國對華政策的一種看法	費孝通
最近時局的一種看法	熊秉真
黨派與黨派觀念	吳之椿
冒險的符號	櫻井彦
經濟民主與政治民主	陳果漢
論民主政治的物質基礎	吳弘
陳子民先生的教育思想	陳友松
曠代劍子手宋元璋父子	丁易
論張之洞的洋務	城北
晉南是怎樣一隻肥牛	白丁
花叢中的生命	彭子岡
請看內戰中的鄉村	斐文中

# 買辦盛宣懷

## 「中興與洋務」之四

城北



### 既階層的衛星

#### 翻開中國近百年經濟史

中國近百年經濟史，中國的「三井」或「三菱」若見其影幢幢，但是轉瞬即逝，留下來的只是在軍人的刀上紙血者或是一羣見利忘義的買辦資產階級。這裏，先舉出第一個例，就是買辦盛宣懷。

在盛的神武碑及行述中，有人讚美他為「庚辛之間大臣，合肥，新寧，南皮，項城，而以公為握其樞。」他的一生中「信而見疑，忠而被謗。」戊戌時日本公使伊藤參觀了他辦的招商局及電報局之後，稱讚那是「破屋子中間的兩張好桌子」然而這好桌子是富了清室，還是富了幾個私人的家族，却也是疑問。到底還是美國人說實話，盛宣懷的顧問福開森說：

「只有一件事是不會被忘記或不致於被誤會，就是他創辦了南洋公學。」福氏便是這個學校的創辦人。

此外他留下的是龐大的私產，八個兒子，八個女兒，孫兒孫女一大羣及幾種腐敗得不堪言狀的企業。這對他個人沒有什麼損失，即為子孫們浪費掉，也不算什麼損失，而最大的損失者是中華民族，這一百多年來因為他搬石頭壓着自己的脚，使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事業上生根（不是想利己，而是其於作奴才。「他穿了舊衣服到棺材之前，這個七三老翁的遺德之一。便是：「日與友孫人士相周旋，而足跡未履歐美一步。」

盛宣懷，行為機警得像老鼠，他是「鴻章的希僚，他到死也很忠於故主，向錢地也忠於他們這沒落的一代，「垂三十四年僅有與成斌於甲申者，即惟武進故部大臣益公之功。」李鴻章晚年以張之洞意見不合，盛宣懷以張

之洞的交情，也就沒有變好，到後來，張之洞提拔出來的人才梁士詒，結果也就成為盛的事業上的對頭，朋黨派派真太利害了。

### 中國的買辦資產階級

超目廣東，太平天國時代則轉移到了上海，完成了江浙財閥的初奏。盛宣懷就是這個大時代的寵兒，他倒在帝國主義的懷抱中，高唱「工業的官商商辦」，他的作風是亦官亦商，非官非商，需要凌空的時便使凌空，需要踏實的時候便踏實，盛宣懷創造出一個典型，比作老鼠，在黑暗中偷偷摸摸，也許像龍，舞獅時見頭不見尾。他既以「官督商辦」起家，最後却以「鐵山園有」掉官。若說後者的犧牲太不合理，則前者也並非完全光明正大。

盛宣懷是既得利益階級的衛星，他抓緊了他這一「世代」的人物。特別是「鴻章的家族，李廷選是「鴻章的合夥的義善源銀號經理，招商局開辦，立刻便被他進去，後來又是交通銀行總理，「子經方，美。游學歸來，先助

盛主鐵路，會辦滬寧路。後來盛任郵傳部大臣時，李廷選被任為左丞，李經方則被任為左侍郎，盛還故意問一覽皇帝老兒，「兄弟如部應否迴避？」皇帝老兒說，「不必了」。

### 風雲人物誌

他是隨著清室的內憂外患俱來的，盛宣懷在民國前六十八年降生在錦州山河的江蘇常州府，武進縣。遠曾祖洪仁是從九品，本曾祖名林是國學生，祖父名是舉人，浙江海鹽知州，父親名康，道光甲辰進士，湖北鹽法道，這是一個可以賺錢作慈善家的差事，盛康的工作，就是替李鴻章的則匪籌款，深得知遇。宣懷有一個弟弟在家譜中說，「太僕公在平壤之役陣亡」。他已為國捐軀。

先後升任行營文案及營務處會辦。那時候，大軍需要糧草，清廷正在加緊剝削，運輸乃成為當前的大問題之一。一八七五年（光緒元年）為煤先創立了開平公司。曾國藩及江蘇巡撫丁日昌為了公私兩便創辦輪船，轉運漕糧的意見，也就實現了。主持人乃是與李幕的新政人才打成一片的宣懷。一八七七年二月，以收購美國旗昌公司船隻，由議敘主事，保升為直隸補用道。

交通事業的轉經中樞是電報及電話。盛宣懷又開始為中國第一任的電報局總辦，一八八四年升任天津海關道。電訊事業隨軍事擴展太快，賠錢太多。一度又遭貶降了二級，直到一八八六年隨醇親王巡北洋海軍，以股勳的功大，重升山東登萊青兵備道兼東海關監督。一八九二年又調回天津海關監督。天津關監督。

盛宣懷除主持輪電二大企業外，一八九六年三月受張之洞之命，以官督商辦來擬辦漢陽鐵廠。八月為新設鐵路總公司總督，太常寺少卿，大理寺少卿。

辦理與比商借款手續，一八九八年在上海辦中國通商銀行與洋商銀行角逐。這時候他除了完成輪電，路，礦四重要外，還有總樞紐的金融機構。

一九〇〇年庚子之亂，乃為東南半壁的安定而努力。他由湖北看完煤礦返滬，任商務大臣，十一月補授宗人府丞。翌年，李鴻章卒，盛宣懷又找到了新靠山袁世凱，但袁世凱終不是李鴻章，兩個人的關係微妙，一九〇一年加太子少保銜，一九〇二年任工部侍郎，為了功維的民族工業曾向外國要求「免厘加稅」，終無結果。十一月，由他官督商辦的電報送給北洋軍閥接辦。一九〇四年粵漢鐵路完成後，便把鐵道也交出給了唐紹儀。

盛宣懷最後的事業是招商局的董事長，一九〇八年任郵傳部大臣任內，將漢冶萍合併，任第一任董事長，同時赴日，與日本財閥有所洽商，訂了鐵路輸日計劃，一九一一年為了「鐵道國有」引起四川的反對，爆發了全國的革命，盛被免職，又赴日本流亡。民國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死，以僧衣入殮。遺言曰：「獲譴大員，不宜章服，務體卹意，殮以僧衣。」這就是風雲了一生的。

人物史。

官督商辦的開端

中國的工業史上，有「官督商辦」這個字樣是，從盛宣懷開始的。光緒初年，唐廷樞的辦平，僅僅是一種開始。到了盛宣懷，由於他與粵紳唐廷樞（景星）徐潤（雨）之一及浙江海運委員朱雲甫交厚，彼此充認總董，介紹華股，終於把曾國藩夢想的招商局在他的設計完成了。

那時候，「輪船往來長江閩粵」兩向者為旗昌，太古及怡和三公司。小小的局面辦到第五年，旗昌公司不能支持了，美人透出口風，可以三百萬兩出售，盛乃強迫在南京的沈文肅公出公款百萬，自己募商款一百二十萬買過機條大船來，「乃與怡和太古鼎立，公以此升直隸補用道。」中法戰役時，海面不寧，又將招商局的全部生財重賣給旗昌，由東米士德代管，換上美旗。（後來在光緒二十六年拳亂時，開平礦也是用同一方式賤售給總務司德維琳，「雖然盛宣懷自稱「無手銀錢，不支領薪水，」可是這種大買賣，也除非大買賣賤賤級，不敢嘗試。有另一盛昱勳最也不願如此出賣國家，同謀者尚有道員馬建忠。

馬建忠以「招商局暫押，假名美國，仍由該員一手經理，將來必可收贖。」（光緒十年十月二十日盛昱勳文）

道員唐廷樞由輪船帳房出身，不過因粗習洋人語言，為李鴻章所信任，任招商局總辦。空虛深，近來開平煤礦，使那尤鉅，

「李鴻章與美商米記維於天津等處設立銀行，各日華美國家銀行，共用成本十兆元……」（光緒十三年八月十六日）同上劄文。

對中國電報的電報，以其兼有軍事意義，各國殊不甘心，英法德美各使遣使便向李鴻章要求成立萬國電報公司，而盛也就利用軍事需要積極自辦，鄭孝胥，孫寶琦都是以此起家，一八八三年為了中法之戰，盛親赴福州廣州與大東公司商辦粵海接線。

一八八八年七月法領事林椿來商辦界北北折接法線，次年春海關池接俄線。其中一度閩粵線士擅自移日金州，被勃降二級立儲，這種「革命」風，又給盛添了不少麻煩，徐桐相國更是公開指摘道：

「輪電及開平創立三十四年，獲利不貲，而上不在國，下不在商，所稱挽回利權何在？」盛在李鴻章死後給袁世凱電稱：「電報宜官有，輪船可易督辦，在某不願利權久握，為世指目。」

張之洞與盛的聯繫到光緒二十九年次告破裂，四月十七日，張遂盛侍郎於豐台。其注釋云：

「盛初以鐵路事留保定，在京議各國商約之旨下，盛即來京與日使議約，忽以疾辭，即日南行，張之洞以一人智慮難周，留與同議不可，公親至車站挽留又不可，乃同車至豐台，於車中商確大槪，盛許旬餘即北來而面不果。」

而在盛他自己的行述中，却提到他的若干看法，其想成功的張之洞大大不同。在戊戌政變的前夕，他便說道：「變法太銳，求治太急，朝局水火蕭牆十戈。」他在「憂未艾也」中，長留江南，董事於鐵路，鐵礦及中國通商銀行的擴展了。

由盛宣懷主辦漢漢鐵路，向北國借款。從一八九七年到一九一一年止，這二十多年中，中國的交通是有一個震動時代的躍進，可謂是一切為人作嫁，中國多了幾條鐵路只是為外國添了幾條可以唯銷商品的路綫，增大了中國的支出，得益的只有官辦資產階級藉此擴大了他們每個人的錢包。

這位交通界第一位開山祖，讓我們敬一敬他這驚人的能力，在十五筆大借款中，他主持的即有十筆之多，計為：

(一) 鐵路總公司與比國銀行工廠合股公司於光緒二十三年 (Le Societe Financiere ete Inductriele Rege en Chine) 訂合共借美金四百萬磅。

(五) 光緒二十九年九月與中英公司 (British & Chinese Corporation) 訂滬寧鐵路借款英金三百二十五萬磅。

(六) 光緒二十九年十一月與比國鐵路電車合股公司 Compagnie (Societe de Chemins de Fer et de Trainsways en Chine) 訂津洛鐵路借款合同，二千五百萬法郎。

(七) 光緒三十一年六月與福公司 (Peking S. Indico Te Tai) 訂立漢清鐵路借款，合同，金額英金八十萬磅。

(八) 與英國中英公司訂廣九鐵路借款，英金一百五十萬磅。

(九) 宣統二年二月與正金銀行，金一千萬元。

(十) 宣統三年五月向英法德美四國銀行借款，英金六百萬磅（不足時得再借四百萬磅）

(二)光緒三十一年  
十月張之洞與香港政府訂  
收回粵漢鐵路借款合同英  
金一百一十萬磅。

(三)光緒三十三年  
梁敦彥與英華中鐵路公司  
訂津浦鐵路借款合同，計  
德三百萬磅英國二百萬磅  
Hallways Ltd及德華銀行

(四)光緒三十四年  
二月胡惟德等向英國中英  
公司訂滬杭甬借款合同款  
額一百五十萬磅。

(五)宣統二年八月  
津浦鐵路續借英國一百五  
十萬磅，德國三百三十萬  
磅，但英只交一百一十一萬  
磅，德只交一百八十九萬  
磅，合為三百萬磅。

一八九七年(光緒二十  
三年)盛宣懷在外商銀行  
的壓力下創辦中國通商  
銀行，為新式銀行的鼻祖  
。初由度支部借庫銀一百  
萬兩為基金，後償還政府  
借款，逐漸改為商股，當  
時清廷曾下了一道聖旨「  
凡有該行之處，官款務須  
統交該行」，這使人想到  
李鴻章的義善源銀號，凡  
是厘金都在他一家有些  
相似。盛宣懷有了這個大  
的吞口庫後，才成為有大  
買辦的資格。

當一八九六年八月，  
盛氏建議鐵路總公司兼辦  
粵漢鐵路，始易招商。「  
上諭，准設鐵路總公司，  
令盛宣懷督辦，從速漢辦

起，蘇滬粵漢次第擴充，  
由公司招商股七百萬借洋  
股二千萬兩，並提撥借款  
一千萬兩，南北洋存銀三  
百萬兩，以期官商維探速  
成鉅工」，這一年中設南  
洋公學，擴大通商銀行，  
並辦出一兩銀幣。

一八九七年三月，盛  
氏主張借英德的款，但比  
商至漢口與張之洞先有接  
洽，表示不干預他事，張  
認為「東路歸俄，南路歸  
英，貽害必鉅」英國於粵  
漢路外，雙造蘆漢必有用  
心，盛亦無言。

同年十二月奏設粵  
漢總公司，仍與美商請借  
款，一面又謀經費自籌。  
「三省紳商，通力合作，  
以保利權。」日本大將神  
尾光臣來談修好，指出西  
伯利亞鐵路五年可修至海  
參威，中國若在四年中四  
路並舉將「蘆漢，粵漢，  
甯滬，甯漢」分頭興修，  
分段建造，是時甯滬借英  
款，粵漢借美款，蘆漢借  
比款，甯漢有擬進行日  
款。

到一九一一年撤職之  
前，實際完成的只有蘆漢  
一條。

### 重慶工業

「輪船路礦」幸於一  
人「這是盛宣懷的傳記中  
最得意的一件事這種應當  
對於他最後的根據地。」  
光緒三十四年合併的漢冶  
萍公司的經營加以敘述。

盛宣懷在奏設礦公司以  
保主權摺上奏稱：  
「自李鴻章等議辦礦  
務以來，合南北計之，集  
中國資本，師西法開採，  
已見成效者，僅有開平，  
大冶，萍鄉三礦而已，開  
平以李鴻章北洋大臣之魄  
力，唐廷儀一身之苦心  
孤詣，越十二年而始成之  
，然一經變故，已為外人  
乘機攫取，大冶萍鄉一鐵  
一煤，互相濟用，臣與張  
之洞先後持壓忍之力，經  
營締造，勉力圖成，萬里  
版圖，祇此兩礦良可慨矣  
。」

在光緒最後十年中，  
東北漢河金礦，一度淪俄  
；山東中興煤礦，一度淪  
德；外商由於關稅銀行及  
鐵路的把持在中國興工  
業於是這位老實辦不能不  
慨然長嘆，至於責任，則  
盛實為禍首。

一八九六年(光緒二  
十二年丙申三月)盛接辦  
漢陽鐵廠，是時「漢陽廠  
鐵取於大冶，焦在取給外  
洋，至盛公督辦煤礦，  
(在光緒二十三年開始)  
，利於不外溢，又前置機  
，與鐵質石類所鍊鋼不可  
用，公易新爐，鋼乃與歐  
產持，歐美人說為未有。  
重工業是沒有配合不  
能獨立的，光緒末年，新  
廠新爐造成，盛宣懷雖有  
了名手李維格主持廠務  
，張振勳疲至死，一年  
之後，還是不敵不與日人

合作，日本製鐵所有計畫  
沒有原料，而漢巧中國有  
原料而無計劃，光緒三十  
四年七月赴日康復聘聘，  
而「礦」又開始「外溢」  
了。

光緒三十四年張之洞  
入京後他在武漢訂下的「  
鐵廠日鍊鋼數千噸售價  
不數鍊本，而報報改歸  
官辦，北洋設國家銀行奪  
了通商銀行之利，鐵廠窮  
於挹注。盛宣懷，以通商  
銀行部款一百萬兩，商股  
三百五十萬兩撥歸鐵廠，  
是月又與日本議訂借銀三  
百萬元，年息六厘，以三  
十年為期，日本每年至少  
收買礦石六萬噸，每噸價  
三元，又訂明才能還銀。  
「張之洞得知後；大不以  
為然謂「如是則每年礦價  
僅數還息，永無償清之期  
，宜本息併還多售噸數務  
令於三十年後毫無遺累」  
又告，使「至少每年須買  
七萬噸，至多十萬噸」，  
以後，只好為債務而生產  
了。

只有官僚才能侵蝕國家的  
產案。

### 買辦盛宣懷

盛宣懷媚外的作風，  
在張之洞的年譜中有一段  
精彩的自描事文如下：  
一九〇〇年義和團事  
起，水師提督西摩羅入長  
江。督撫聯合立約負責保  
護。上海租界，外人任之  
，華界保護華官任之。總  
以租界內無華兵，租界外  
無一外兵力杜衝突，趙鳳  
昌階除蒙筆記中稱：「樞  
紐之人」盛宣懷地位最宜  
請即往言之」並云，此公  
必須有外人先與官更易取  
信當約一美國人同去」盛  
擬八條，予為酌改。一  
美領事謂今日訂約倘貴國  
大皇帝又有旨來殺洋人，  
遵辦否，盛告逼還答以今  
日訂約係奏明辦理，美領  
謂已得諒先，即簽約。

這一位買辦降生時，  
家中「老杏一株。發花如  
錦」，故又字杏孫。的確  
，盛宣懷在晚清中興史上  
的功業確是「發花如錦，  
」可惜的收場是「發子，酸  
酸的「苦果」供後人的咀  
嚼有無限的回味。

同時創辦的民間紗廠  
有裕晉，裕源及大純。裕  
源在商戰中失敗加入了洋  
股，裕晉則乾脆出售給德  
人。只有大魚能吃小魚。

「光緒十六年(一八  
九〇年)李鴻章創設鐵廠  
局於上海，以抵制外貨，  
由大小官吏認股，共得四  
十萬兩。光緒十九年九月  
，該廠建築完竣，忽遭大



# 大幫船攏碼頭時

沈從文

辰河是沅水支流，在辰縣縣城北岸和沅水相匯。呂家坪離辰縣約七十里，算得是辰河下游一個腰站，既然是個小小水碼頭，情形也就和其他碼頭差不多，凡由辰河口出的貨物，桐油，木材，烟草，皮革，白臘，水銀，和染布製革，必不可缺的土產，五倍子，以及辰河上游兩岸出產的竹麻與別的農產物，用船裝運下行，花紗，布匹，煤油，自來火，海味，白糖，紙煙，和罐頭洋貨，用船裝運上行，多得把船隻停靠，在這個地方上「覆查稅」。既有省中委派來的稅官更在此落腳，上下行船隻停泊多，因此村鎮相當大，市面相當繁榮。有幾所規模宏大的榨油坊，每年出貨上萬桶桐油，有幾個收買桐油出貨的莊號，是漢口常德大號口分設的，有十來所祠堂，祠堂中照例金碧輝煌，掛了許多朱漆匾額，還迎面搭個戲台，可供春秋二季族人中用分子唱戲。有幾所廟宇，敬奉的是火神，伏波元帥，以及騎着老虎的財神，外幫商人集會的天后宮，象徵當地人民的希望和理想，有十來家小客棧，和上過捐的「戒烟所」，專為便利跑差趕路人和小商人而準備，地方既是個水碼頭，且照例有一羣吃八方飯的奇食者；近于乾乾的額外局員，靠放小借款為生的寡婦，本地出產的大奶子大鷄鷄兒，備有字牌和象棋的小茶館，由于一部分閒錢，一部分閒人，以及多數人用之不盡的空閒時間，交互活動，使這小碼頭也就多有幾分生氣。地方既有財有貨，間或就駐紮有一百八十名雜牌隊伍，或保安團隊，水上警察，名為保護治安，事實上却多近于此寄食。三八逢場，附近三五十里鄉下人，都趁期來交換有無，携帶了猪羊牛狗和家禽野獸，石臼和木碓，到場上來尋找主顧。依賴船為生的江西，寶慶小商人，且帶了冰糖，青鹽，布匹，紙張，黃絲烟，爆竹，以及其他百凡雜貨，

就地搭棚子做生意，到時候走路來的，駕小木船和大毛竹編就的筏子來的，無不集合在一處。布匹花紗固為是人所必需之物，交易照例特別大，耕牛和猪羊與農村經濟不可分，因為本身是一生物，時常叫叫咬咬，作生意時買賣雙方又要讓讓思思，加上盟神發誓，成交後還得在附近吃食棚子裏去喝酒掛紅，交易並且特別熱鬧。醜鄉銀匠和賣針線婦人，更忙亂的河。銀匠手藝高的，多當場表演鍍金發藍手藝。四個小管子吹火棍作鑲嵌細工，櫃子前必然圍上幾十好奇愛美鄉下女人。此外用，賽諸葛「名鴨算命賣卜的，用「紅十字」商標拔牙賣符水的人，無不各有主顧，如當春夏之交，還有開磨坊的人，牽了黑色大叫鴨，開油坊的人，牽了火赤色的大黃牯牛，在場坪一角，搭個小小棚子，用布圍圍好，搗茶候鄉下人牽了家中驢馬母牛來交合接種。野孩子從布攤間偷瞞西洋貨時，穿羽絨馬褂的鄉保甲多忽然從幕中鑽出，大聲吆喝加以驅逐。當事的主持事情時，竟比大城市「文明結婚」的媒人牧師還謹慎莊嚴。至於辰河中的行船人，自然尤樂於停歇呂家坪。因為說笑話，地名「呂家坪」，水手到了這裏時，上岸去找個把婦人，口對口做點兒小小糊塗事，洩洩火氣，照風俗不犯行船人忌諱。

住在坊上的老水手，到了呂家坪鎮上，在商會會長家聽到了下面者裏在調兵遣將消息，這些消息和他自己先前那些古怪怪想混成一片時，他於是便好像一個「學者」，在一種純粹抽象思想上，弄的有點神氣不舒，容梁骨破問題顯得得得，預備沿河邊走回住處去。在正街上看見許多抗了被蓋搭的水手，知道河下必到了兩幫貨船，一定還可反那些船老問和水手方面，打聽出些下河新聞，他還希望聽些新聞，明天可過河去報告。

河下二碼頭果然已攏了一幫船，大小三十多隻，分成好幾個幫口停泊到河中。河水落了，水淺船隻難靠碼頭，都用挑板搭上岸。有一部分船隻還未完畢它的水程，明後天又得開頭上行，這機船高桅上照例還懸挂一推繩帶。有些船已修畢了它行程的，多半在準備落地起貨，覆查局關上辦事人，多拿了個長長的鐵

杆子，從這隻船跳過那隻船，十分忙碌。這幫船隻必然已下了桅，推了篷，一看也可明白，還有些船得在這個碼頭上盤桓，減少些貨物，以便上行省事的。許多水手都在河灘上笑嘻嘻的和街上婦女談天，一面制橋子吃一面說話。或者，兜兜兜兜兜摸摸物，一瓶雪花膏，一盒開花粉，一顆鍍金戒指，這樣或那樣。掏出的這是個水手的血汗，還是那顆心，接受禮物的似乎通通不曾注意到。有些水手又坐在大石頭上編挑草鞋，或蹲在河坎上吸旱烟，寬寬和容容平分，另是一種神情。

有些船後梢正燃起煙葉柴，水手就長筒水筒來煮飯，把砂罐野半罐子紅糯米，向水寸骨煮一悶。另外一些人便忙着手指蔥蒜，準備用匙岸刀醃肉炒豆腐干作鹹飯菜。

搭上行船的客人，這時多換上乾淨衣服，上街去看市面，不上岸的却穿着短衫，又手站在船尾船頭，口銜紙烟，酒酒脫脫，欣賞午後江村景色。或下船在河灘上個子堆邊，把揀好的橋子擺成一小堆，要鄉下人估價錢，笑迷迷的公平交易。說不定正想起大碼頭的人同吃一枚橋子的情形，如今却忽然到了橋子園，兩相對照，未免好笑。說不定想到的也只是些比這個還小的事情。

長街上許多小孩子，知道大幫船已攏岸，都帶了小小籃子，來賣碎碎糖和小芝麻餅，在各個船上兜生意，從這隻船跳過那隻船，一面進行生意，一面還和同伴罵罵話取樂。

河下頓時顯的熱鬧而有生氣起來，好像有點亂，一種逢場過節情形中不可免的紛亂。

老水手沿河走去，眯着雙小眼睛，一隻一隻船加以檢查。凡是本鎮上或附近不多遠的船主和水手，認識的都打了個招呼，且和年青人照例說兩句笑話。不是問他們這次下河見了幾條「大龍船」，上船仙樓吃過幾碗「羊肉麵」，就是問他們在桃源縣玩過幾次「三隻」遊過幾回「桃源洞」。遇到一個胖胖的水手，是呂家坪鎮上作裁縫李生福的大兒子，老才手於是在船板邊停頓下來，向那小夥子打招呼。

「大肉官官，我以為你一到湖灘，就把這隻「水上飄」壓沉，湖中的肥江猪早吃掉了你。怎麼你又回來了？好個人命！」

那小夥子和一切胖人脾氣相似，原是個樂天派，天生憨憨的，笑嘻嘻的問答說：「伯伯。我們這隻船

結實，壓不沉的！上不放船下常候府，船上除了我。還裝上二十桶水銀，我也會到洞庭湖心裏在見龍王爺，不會再回來的。所以船到桃源縣時，就把幾個錢輸光了。我前後江去和三個小娘子打了一夜牌，先是我一個人贏，贏到三個小娘子都上不了莊。時候早，還不過半夜，好意思下船，就請給她們錢再玩下去。誰料三個小娘子把我當城隍菩薩，商量好了抬我的轎子，三輪莊把我弄的個體，淨，乾。她們為我錢已輸光後，就說：天氣早，夜深長，過後太累了，明天恐爬不起來，大家還是歇歇罷。一個一個打起呵欠來了。好無心肝的娘子！乾舖也不搭，要我回船上睡。輪的我只剩一根褲帶，到了省裏時，什麼財寶不成。船又好好的回來了。伯伯，你想想我好脾氣！一定是那不小心在婦人家晒褲子竹竿下走過，頭上招了一下那個。

老水手笑得彎着腰。「好，好，好，你到會快樂！娘子不怕你發牛脾氣？」

「桃源縣後江娘兒們，什麼不見過，還怕我！」

「可是省裏來的同輩，關門撒野，完事後拉開房門就跑了，他們可招架不住。」

「那又當別論。伯伯，那些世官的一不要臉時，你我誰不怕？」

老水手說：「凡事總有個理字，三頭六臂的人也得講個道理。」老水手拉烟新活，語轉了轉，「肥它肉，肉丸子，我問你，那說新生活到了省上，可見過新生活？你在常德可被罰立正？」

「罰過罰過，不多不少罰三回，有回還是個女學生；她說：『划船的，你走路怎麼不講規矩？這成的！』我笑笑，『先生，什麼規矩？』因為我笑，她就罰我。站在一個商貨舖屋簷口，不許走動。我看了好一會舖子裡臘肉臘魚，害的我口饞心飽。」

「還有什麼好處？」

「將來好齊心打鬼子，打鬼子不是笑話！」

「聽人說兵向上面調，打什麼鬼子？鬼子難在湘西？」

「那可不明白！」

「既不明白，自然就再會。老水手又走過去一點，碰着一個「爛頭」水手，羅卜漢住家的人。這水手長得同一根竹篙子一般，名叫「長壽」。其時止和另外一個水手在河灘上估豬糞子攤賭小輸贏。老水手走近身時招呼他說：

「長壽，你不是月前才下去？怎麼你根竹篙子一撤又回來了？」

長壽說：「我到辰州府就打了轉了。」

「長順家三黑子，他老子等他船回來，好裝糞子下省辦皮貨！他到常德不到？」

「不知道，這要問宋家冒冒，他們在辰州同一幫船，同一灣泊到南門，一路吹哨子去上兩關福音堂看耶穌，聽牧師說天話。」又引了兩句話語開自己玩笑：「耶穌愛我自白臉，我愛耶穌大洋錢，可不是！」

「洪發油號的油船？」

「我有看見。」

「也看不見。」

老水手不中的眯了起來，做成似信不似的神氣：「嘿，長壽，長壽，你這個人眼珠子好大。一隻下水船面對面也看不明白。你是整天看水鴨子打架，這是眼睛上落了個毛毛蟲，不管事！」

那水手因為手氣不大好，賭輸了好些錢，正想板本，被老水手打岔，有點上火，於是也眯了過來：「嘿，伯伯，你真是，年青人眼睛，看女人在行！要看看，滿河都是船，看的了多！又不是……」

「你是爛頭管事！」

「我把頭頂着水，和水裏石頭；抬擡頭來就着天，有不有雲，刮不刮風，好轉運好脚，誰當心看油船？又不是家裏裏等得油鹽，鍋炒菜！」

老水手見話不接頭，於是再邁步走去。在一隻三輪船前面，遇着一個老伴，一個在沅水流域駕了三十年船的船主，正在船頭督促水手起貨上岸。一見老水手就大聲喊叫：

「老夥計，來，來，來，到這裏來！打燈籠火把也找不到你！同我來喝一杯，我敬得有個稀爛大豬頭。你忙？」

老水手走近船邊笑笑的，「我忙什麼？我是個斷了線的鷓鴣子風箏，滿天飛，無事忙。白天幫羅卜漢長順大爺下了半天糞子，回鎮上來看看會長，聽說船罷了，又下河來看船。我就是那無事忙。你兩船真快，怎麼老早回來了？」

「回來裝糞子的！趕裝一船糞子下去，換鮑魚海帶趕回來過年。今年我們這糞子好，裝到漢口搶生意，有錢賺。」

「那我也跟你過漢口去。」老水手說的是笑話，可是却當真上了船，從船板陽橋處走過尾梢去，為的是尾梢空闊不窄路，並且大船中砂鍋裏正悶着那個豬頭，熱氣騰騰，香味四溢，不免引人口饞。

船主跟過後傳來，「老夥計，下面近來都變了，都不同了，當真下去開開眼罷。街道放得寬寬的，實行新生活，走路再不會手揚子撞你撞我。大街上人都挺胸脯，好像見人就要打架神氣。學生也厲害，放蕩天都拿了不棍子在街上站崗，十來丈遠一個，對人說：『走左邊，走左邊，』大家回左邊走，不是左傾了嗎？」

「未尾，句自然是笑話，船主一面說一面就自己先笑起來。因為想起幾年前有人曾經把這個字眼兒看得認真，還說說有上萬學生因此把頭割掉！」那裏的話。」

「老夥計，那裏盡？壁上掛，唐伯虎古畫。這事你不信，人家還親眼見過！女人辮子全剪了，說要衛生，省時間梳洗，好讀書，誰知道的是什麼書。一講究衛生，連褲子也穿。都說是富真的，有人見過，我不大相信。」

老水手是聽老中報聞接讀者，用耳朵也會長一類人口中讀消息，所以比船上似乎開通一點，不大相信船主說的女學生笑話。老水手只關心「新生活」，因為聽來和共產黨差不多又問了些小問題，答復還不能使人滿意。後來又談「中國和」本開戰問題，那船主却比老水手知道更少，所以省上調動保安隊，船主就弄不明白什麼事情。

可是皇天不負苦心人，關心這問題的老水手，過不久，就當真比呂家鎮上人知道的都多了。

辰河貨船在沅水中行駛，照規矩各有幫口，也就各有碼頭，不相混雜。但船到辰河以後，因為碼頭，不便停泊，就不免有點如懸樞會搶先意思，誰先到誰就搶好處靠岸。本來成幫船，照規矩留一點大河中規矩，孤單船隻也裝有公事上人的結隻，就不那麼拘謹了。這貨船旁有一隻小船，拔了錨浮到上游一點去後，空處就即刻上上的一隻小客船，船頭上站了個穿灰

嘩嘩短夾襖的中年人，看樣子不是縣裏承審官，就是專員公署的秘書科長。小客船中來天都相這隻船泊在一處，船上已和那客人相熟，兩船相靠泊定後，船主和老水手轉在船板上放杯淡酒。船主見到那個人，就說：「先生，過，過，過，今天酒好！是我們鎮上著名的紅毛燒，進過真的，來試試！」

「先生，過，過，過，今天酒好！是我們鎮上著名的紅毛燒，進過真的，來試試！」

「先生，過，過，過，今天酒好！是我們鎮上著名的紅毛燒，進過真的，來試試！」

那人說：「老板，你船到地了。這地方椅子真好，一年有多少出息？」

「不什麼好，東西多，不值錢！」旋又把筷子指定老水手鼻子，「我們這位老夥計住在這裡，天上下什麼都知道，呂家坪的事情，心中一本冊。」

聽到這話，老水手不免有點兒憤慨。既有了樂談機會，便隨船和那客人談天，從這子產量價值到不能保安只會教詐平民的保安隊。飯菜排好時，船主重新發動招呼請客人過來喝兩杯酒。客人却情，只待走過船來，大家蹲在後艙光溜溜的船板上，起杯來。

原來客人是個中學教員，說起近年來，客人因為多喝了一點，客人說：

「這事是一定的！自從北伐成功就死，胡胡塗塗死了多少人！死的都完了，活的也多，做官的還是做官，大兼小，由上而下，鱗角魚，手角魚吃蝦米，蝦米吃水爬蟲。保安隊時調動的東西，他們只準備上路，從不準備打匪。到任何地方駐防，事實上就只是駐防，負不了責。縱有好官長，有的連自己的兵還不熟悉，何負責？因此養成個不大負責的習氣，……這些做官的離開妻室兒女出遠門，不為我個錢為什麼？找了錢，好走路！」

老水手覺得不大可信，插嘴說：「這事情怎麼沒有傳到南京去呢？」

那人說：「我的老伙計，南京那個老總一天忙到晚，頭髮都忙白了，一天有多少公文要辦，多少客要見，管得到這芝麻大事情？現在又預備打日本，事情更多了。并且……」

船長說：「這里那人既下對，兵也調開了，怎麼看種選調兵上來？又要大殺苗人嗎？湘西苗人造反，也殺殺了！」

「老水手把子，這個你應當比我們外省人知道得多一些！」客人似乎有點醉意，話說得東顧西顧。這人與十八年在長沙過了一陣熱鬧日子，昏頭昏腦的做了些胡塗事。忽然又冷下來，不聲不響教了六年中學。誰也不知道他過去是什麼人，把日子過下來，看了六七年省城的報，聽了六七年本地的故事。這時節被呂家坪的燒酒，把一點積壓全擠出來了。「老夥計，你不知道罷？我倒知道啊！你只知道割船，鞦韆，拉絳，到常德府去找花姑奴，把板帶

裏幾個錢掏空，就完事了。那知道世界上玩意兒多啊。……」

到老水手劈柴把事情弄明白，點頭微笑時，那客人業已被酒醉得胡胡塗塗，吟起白居易的詩來了。「漸覺離原異，深知卜俗殊，水市通園閣，煙村混船。樓暗攢娟婦，堤長旗販夫。夜船論舖賣，春酒斷瓶沽！」

老水手輕輕對船主說：「掌舵的，真是這樣子，那我們這地方會要遭殃，不久又要亂起來的。又有何人，又有何人，又有何人，把頭風搖，他不大相信，事實上他麼回事？不打仗就人就活不了嗎？」

鄰近各船上各處是炒菜的聲音，和在船上擲拳，八馬五魁大叫大喊的船，在河中更有倒的「探篙」抓住別船。當水聲人語混成一片。河面光景十分熱鬧。夜雲已成一片紫色，映在水面，渡船口前人船都籠罩在那紫光中。平靜寬闊的河面，有翠鳥水雞接翅掠水而飛，飛飛飛。老水手看着身邊客人和舵把子，已經完全被燒酒降伏。天黑了，忙忽忽的抓了一大碗紅米飯，吃了幾片肥爛爛的豬頭肉，上了岸，鮎魚山的溜了。

他帶了點輕微酒意，重新上正街，向會長家中走去。

會長正來客人，剛點上那盞老虎牌汽油燈，照得一屋子亮堂堂的。但見香煙籠罩中，長衣短衣坐了十來位，不是要開會就是要打牌。老水手明白自己身分，不慣和要人說話，因此轉身又向茶館走去。

待船到得多，水手有的回了家，和家中人圍在矮桌邊說笑吃酒去了。有的是縣陽縣的船，還不曾完畢長途，明天又得趕路，却照老規矩，上岸找對手滑滑火氣。有的又因為在船上賭大九，手氣好，弄了幾個抱兜中洋錢鈔票鼓鼓的，非上岸活動活動不可。也得上岸取樂，同夥水手吃餃餅麵，再到一個婦人家去燒蛋煎吃。既有兩三百水手和一大堆錢在鬆動，河下一條長街到了晚上，自然更見得活潑熱鬧起來。到處感情都在發醉，笑語和喧鬧混成一片。茶館中更嘈雜萬狀。有退伍兵和水手，坐在臨街長條凳上玩月琴，用竹撥子弄得四條弦絃絃響。還風流自賞提高喉嚨學女人嗓子唱小曲，唱花月逢春，四季相思，

萬喜良孟姜女長城邊會面，一面唱曲子，一面便將眼角瞟對街黑腰門（門裏正有個大黑眼長辮子船主黃花女兒），妄想風求凰，從琴聲入手。

小船上好客喜應酬，還特意拉了船上的客人，和押貨管事，上筍子吃宵夜在滿堂紅燈光下從兜皮抱兜揣出大把鈔票來爭着會鈔，再上茶館喝茶，聽漁鼓道情。客人興致發，必還得陪往野兒們住的遊街吊脚樓上，找兩個眉眼利落的年輕婦人，來陪客靠燈，燒兩盒煙，逗逗小姨子取樂。船主必在小姨子面前，隨便給客人加個官銜，參謀或營長，司令或處長，再不然就是大經理，大管家；且照例說是家裏無人照顧，正要挑選一房親事，不必廢登，只要人忠厚富貴成就，藉此扇起小婦人一點妄念和痴心，從手腳上沾點小便宜。再坐坐，留下一塊八毛錢，却笑着一般切溜了。至于那些神爺們，見船帶了岸，記一處保安職務，必特別多派了幾個弟兄查夜，點驗小客店巡邏簿，盤問不相干住客姓名來去。更重要的事還是另外一些不在其位非軍非警亦軍亦警的人物，在巡邏過後，排家事公平交易，一張桌子收取五元放賭桌子錢。

至於本地婦人，或事實上在經營最古職業，或興趣上和水上人有點交親緣分，在這個夜裏自然更話多事多，見得十分忙碌，還債收賭一類事情，必包含了物質和精神兩方面。眼淚同悅樂雜揉，也有唱，也有笑，且有恩怨糾纏，在鼻涕眼淚中盟神發誓，參加這小小世界的活動。

老水手在一個相熟的本地舵手茶桌邊坐下，一面喝茶，一面觀察市景，見凡事照常，如隔來大船到碼頭時一樣。即在上首那幾個保安隊副爺，也都很靜心聽着那浪蕩子彈月琴，夢想萬喜良和孟姜女在白骨如鯁長城相會唱歌光景，臉樣都似平痴痴的，別無微光，顯不出對這地方明日情形變化的憂心。這些人簡直是毫無所慮，毫無所慮，老水手因之代為心中打算，即如何撈幾個小小橫財，打點金戒指，鑽鑽金牙齒，功行圓滿，叭打完工事。

老水手心中有點不平，坐了一會兒，和那船主談了些閒天，就拔腳走了。他並不走遠，只轉到隔壁一個相熟人家去，看船上人打跑村子字牌。且有懸在牌桌正中屋梁下那些個火苗長長的油燈，上面蟲蛾飛來飛去，站在人家身後，不知不覺着了半天。呂家坪市鎮到如上，雖有將近三里路，老水手同匹老馬一樣，趕邊生眼睛，天上一抹黑，摸夜路回家

# 花叢中的生命



(期上續)

× × ×  
一九二四年冬

天非常酷寒。雪下得很多，霜也重得為社會所未有。大風雪在平原上怒吼。旅人在路上凍僵了。鳥翼也凍住了。

這好像是一個不祥的預兆已經癱瘓了我們的大地。雪的蒸氣在冰河的裂縫裏升起。來像煙霧，樹木在樹林裏裂開，葉間毀滅了。密丘林在他雪的小舍內臥病。密丘林是區土地委員會主席，自己管理着苗圃，整夜夜消磨在試驗室裡，怎麼辦呢？他怎樣挽救他向列寧負責的苗圃？他怎樣去救護數年來對他深具重大意義的密丘林苗圃，因為它使他的精神接受了那怪脾氣老人的教訓而成熟了，在利用一切可能盡力幫助他。

## 得彭 南子 柯岡 作譯

「但在葉園裏有沒有有耐霜的接枝樹木呢？」  
「有是有的，但什麼事都有一個限度。實驗並不包括這樣的寒霜在內，這不是霜，這簡直是一種天災。」

「我們可以支持得好好的。」  
「但是氣候怕還要往下降，怎麼辦呢？我們怎樣才能挽救這情勢？」  
「我們至少要埋十二顆幼樹和一溫床幼芽，在雪下埋得盡可能的深。用草和灰蓋上。」  
「你和園主商談了麼？」  
「他正睡覺。」  
「好罷！我們走了。」

「同志們，」盧伯夫肅穆地說，「拿一把鏟子，不要節省，任何東西，雜物，倉庫，一律拆除下來，能找到多少草拿來，還可以有救，如果我們不能作到那就不能共為共產主義了。」  
「不要懶惰，史帝浦，米哈洛維克！」德蘭杜向他保證，「這是一陣厲害的霜，它使我殘酷，我已經燒了我最後一件襯衣為了保留葉園倉庫。」

就這慶祝火在密丘林苗圃中點燃起來。深厚的烟在古樹間縹緲，日把它們吞沒了。盧伯夫梅希克夫送都希金德蘭杜和十二個其他的人們一同為最有價值的幼

樹工作，用一條厚雪毯將它們掩蓋。

「有些霜，燃燒得像火！」

「就正是火呀，你不會在世界任何地方找到這樣的霜，」德蘭杜抱怨着，「科學家應當發明點抗寒方法，這是一個恥辱，眼瞧着在這兒的可怕的凍島而白領薪金！」  
忽然密丘林的房子那兒走過來了，他走得很快而且樣子很激動，沒有誰看見他以曾有過這種樣子，他沒戴帽子，臉也蒼白的得叫盧伯夫嚇了一跳。

「伊凡甫拉地米洛維支，怎麼回事？你不是曾允許我不冒寒出來麼？」  
密丘林停住了步伐，他戰慄的手握着帽子。

「伊凡甫拉地米洛維支……」  
「脫帽，列寧死了！」  
「列寧！」他們一聲喊叫，如同悲鳴。

「列寧，甫拉的米爾，伊里奇，列寧在高爾基街死了，」他聲調低次清晰他說。  
他們統統脫了帽子，德蘭杜照俄國風俗割着十字。

祝火在大地上爆烈人民的眼淚沖洗着寒冷的被刺奪的蘇維埃大地，工廠汽笛哀鳴，全世界都像凍結般的寂靜了。

「列寧！」密丘林粗聲地呻吟着，「在七年中他比所有的世界偉人在十個世紀中帶給人類的好處還要多。」

「列寧……甫拉地米可，伊里奇，」辛民恩和盧伯夫急切地低語，  
他們沈默了一個長久和難忘的片刻。

「造物不仁，現在把他帶走了……」列寧，密丘林深深嘆息，憤怒地向雪封的大地瀟灑注視，還有戰爭，同志們，各處在進行戰爭。冷酷和死亡對拉着溫情與理性……聽我的話，密丘林站直了：「為了紀念這在歷史上給我們國家一個寶貴的地位的偉大不朽的人，我命令你們停止這工作！」

說罷，密丘林戴上帽子，他的臉色凶暴粗魯。好像他就要投入戰爭。

他的屬員們眩惑地凝視着他。

「讓這設一個試驗吧，」密丘林說，「造物和我們作對，為了列寧，我們也要向她宣戰。讓我們用工作來作試驗，我們將明白我們是布爾什維克不是，熄了火吧，讓霜盡可能地使壞罷！」

也不會到河裡去。九月中天上星子多，明河在空中像拉了一匹長長的白布，自然更不礙事了。因此回去時，火把也不拿，酒腳酒手走去。回均上用街口得從保安隊駐防處，伏波宮前經過，一個身大膽量小的守時弟兄，在黑暗中大聲喊道：「口令！」

老水手統不防有這一着洋玩意兒，於是乾乾嚷着「老百姓」。

「什麼老百姓？半夜三更到那裏去？不許動。」  
「楓樹均集均守祠堂的老百姓，我回家裡去。」  
「不許通過。」  
「不許走，那我在下邊河灘中繞道走。人家要回家睡覺的！」

「深更半夜怎麼不打個燈？」  
「天上有星子，有萬千個燈！」

那心兵直到這時節似乎方抬頭仔細看看，果然藍空掛上一天亮的灼星子。且從老水手口中辨明白是個老夥計，不值的認真了。可是自己轉不過口來，還是不成。說說官話。

「你得拿個火把，不然深更半夜，誰會道你是豺狼虎豹，連人君子？」  
「我的調爺，住了這地方三十年，什麼我不熟悉？我到會長那處去有點事情，所以回來就說了，包油包涵？」

話說來說去，口氣上已表示不妨道融了，老水手於是依然一直向前走去。老水手從口音上知道這調爺是家邊人，好說話，因此走近身時就問他：

「調爺，今天戒嚴嗎？還不到三更天，早哩。」  
「船來得多，隊長怕有歹人，下命令戒嚴。」  
「官長不是在會長家裏吃飯嗎？三山五嶽，客人很多！」

「在上碼頭關王局長那邊打牌。」  
「打牌吃酒好在是一樣的。我還以為在會長家裏！天然黑時我若見好些人在那邊，簡直是羣英大會……」

「吃過飯，就到王局長那邊打牌去了。」  
「他們倒成天有酒喝，有牌打。」  
「命裏八字好，做官！」口中雖那麼說，却並無羨慕意思，語氣好像帶着一點詛咒，「娘個東西，升官發財，做男子！」

又好像這個不滿意情緒，已被老水手察覺，便認清了自已責任，陡的大吼一聲：「走，趕快走，不走



下雪了，頃刻之間萬物披覆了一條白毯子——圍，煙火，和園中的小屋。

春天來了，霜在俄國中部的花園裏收了一筆重大的過境稅，密丘林的菜園也蒙受了，但是雖然損失重大，寒霜却幫助密丘林完成了重要發現，在許多凍了的梨樹中，他們在一顆下發現了一個真的奇蹟；一株密爾發未被寒霜所觸。

許多，間的接枝而繁榮了寒霜，而且結了果子。葉園裡，勤地工作着，女孩和少年先鋒隊隊員用鏟子和耙子忙碌地工作，蜜蜂在花叢裏的樹叢中嗡嗡嗡嗡，在包裹着已經受了花粉的花朵的紙袋旁張羅。

密丘林坐在一張能摺疊的椅子裏，在一株幼樹旁坐下腰去，像一個醫生對着一個病孩，他手裏拿着一個放大鏡，幼樹是一個接枝，一種新築果樹，祇有密丘林看見在這新樹上進行的鬥爭，兩種出品，這新娘新郎是他給配的对兒。

「你們相處得不很好，是不是？」他向樹喃喃着，「掙扎着戰鬥着！不要緊的，我年輕的一對。你們就會笑着彼此相愛的。啊哈，這兒又有別的新姿態出現了，好，只要六年光景我將使你們和好，你們將麗大而甘美，你們將到北方去給人民的生活放光。小孩子們將愛你們，偷你們，吃你們。老天多慈悲多奇怪呀！」

密丘林仰臉對着太陽，安慰地閉眼微笑，好似正在矚視着他自己所作的出品向北方勝利地行進。這時一條小船靠近河岸，一羣年青人走進菜園，其中有卡他謝夫教授。

「在這血單的角落我過了兩年，像一個隱士」，他望着菜園露出白滿的神氣，對學生們說。「我在這兒作了很多工作，作一個深深的分析，替密丘林的有點紛亂的純賴經驗的機構建立了理論基礎。」

「誰在胡說亂道！」密丘林的聲音響了，「德蘭杜，誰在那裏？是不是卡他謝夫教授？」

「德蘭杜，伊凡甫拉地米洛維支。」德蘭杜回答。

「你好麼？伊凡甫拉地米洛維支，」卡他謝夫有點困難地說，「我們來了。」

「你和你的學生是來實習的麼？」德蘭杜說着，觀察他周圍的學生，對他們說：「是的，實習是件大事情，恩格爾同志在他的書裏說：理論如無實踐就

如同沒有繩繩的馬，對麼？」德蘭杜明明地搖着食指。

學生們笑了。

他們有人已脫了襯衣，別的伸開四肢睡倒在草地上，打破密丘林菜園的嚴肅空氣。

密丘林自莫爾直徑向學生們走去，他的走近來使學生與他們的教授都覺得是不祥之兆，卡他謝夫向前迎過來。

「這些是你的幼童麼？」他輕輕詢問卡他謝夫，用不贊成的眼光看着學生們。

「哦，我不十分……」感到迷惑的教授訥訥然了。

密丘林向學生們走去。

「我是密丘林，站出來！為什麼你們不向我致敬？卡他謝夫教授，為什麼你的學生沒有向我致敬？」

「哦，我想這是他們自己的事罷。」

「不，這是你的事，還有，我不相信你的回答是誠實的，你祇是在鼓勵他們的無禮貌，請穿上你們的衣服罷。」密丘林命令學生。

「多麼頑固！孩子們……」在矮小的一羣中聽到一個有雀斑的學生說。

「我堅持尊敬的儀表，」密丘林平靜地但清楚地說，「什麼時候我們將停止忽略儀表呢？為什麼，憑什麼名義它可被忽略？為什麼我們的新生活一定要用缺乏禮貌來平民化，什麼時候我們最後明白謙恭有禮是一種精神基礎？」

「但是你觉得我們有什麼不好呢？你們要我們怎樣？」

「我要我們年輕人具有所有最優品質的一種人格。」

「這是你如何看法就是了。」那有雀斑的學生反駁。

「你說什麼來看？」

密丘林轉向卡他謝夫，把他拉到一邊，聲調有禮地堅持着說：

「求你立刻把這些人從此地帶走！」

卡他謝夫嚇了一跳。「但是，伊凡甫拉地米洛維支，是人民農業委員會送這些學生到你這兒來實習的！」

「這些不是學生，你欺騙我。」密丘林說。

「你怎能這樣說呀！」

我把你當好細。」把老水手喚開後，自己也就安全了。

老水手覺得這個弟兄的意見，此比在河下船上聽那中學教員表示的意見明白多了。他心裏想：「慢慢的來吧，慢慢的看吧，兒子！」「豆子，相向是我兒子，這子這子，我是他向老子，你們等着吧。有一天你看老子的厲害！」他好像已預先想到了些什麼事情，即屬於這地方明白的命運。可是究竟是些什麼，他可說不出，也並不真正明白。

到得船上時，看看對面河下溪一帶，大半裹在夜霧中，如已沉睡，只留下幾點搖曳不定的燈光，水浮在叢樹林薄間。河下也有幾點燈光微微閃動。灘懸在靜夜裏很響。更遠處黑壓壓的一列大山，山半腰有一片野燒，延展移動，忽明忽滅。老水手站在祠堂階砌上，自言自語的說：

「好風水，龍脈走了！要來的你儘管來，我姓滕的什麼都不怕！」

(三十六，五，重寫)

「是的，我早已知道你了，你常讓那流氓克里斯拉弗印市長來問我，現在你又領來這羣……」他找不到適當字眼了。

「原諒我，」卡他謝夫輕輕說，「但這是二年級的學生，伊凡甫拉地米洛維支，我對你發誓，你真應該為你自已害着呵。」

密丘林又走近學生們。

「告我，年輕人，如果你們真是農業學士院的學生，為什麼我在你們眼睛裏看不出歡喜與好奇，講話也沒有有一點敬意呢，在你們到世界唯一的一顆菜園來，到經過了許多年奮鬥的奇異的植物世界的戰場來的當兒？」

「這是很討厭的，」德蘭杜忍辱壓過，「如果你們真是學生，你們會很容易明白的。」

「在那裡安靜點吧，教授。」

「是的，先生。」

「為什麼你們斜倚在草地上，像一個粗俗的野蠻會那樣大膽明目張膽呢？如果你們對我沒有興趣，你們為什麼不觀察菜園？到這兒來，」密丘林指着一個牙床正在推動的學生。

這學生停止了阻礙，照着辦了。

「你知道我的全名麼？」

「哦……你為什麼要問呀！」學生口吃著，他寧願大地吞下他去的樣子。

「列寧知我的各子，何却不知道。因為你沒有天才，你的教授也沒天才。」

密丘林忽然看見一個人蹲在一叢形狀奇異的灌木旁，看著手裏本書中的游圖，那是學生製裝。幸及德，密丘林從後面用趾尖走近他，彷彿怕嚇走了一頭怪鳥。

「你好麼，年青人，你在那兒觀察什麼？」

「日安，伊凡，甫拉地米洛維支，原諒我，我祇是沒有辦法，我正在觀察這鳥櫻桃與櫻桃接枝，這兒你的 dendroids 一註：此字意思不知，想係新字，描其久意或指「接枝植物」而言，多奇怪呀！」

「什麼奇怪？」

「上面兩個嫩芽長一點，厚度不同。」

「啊，你看，這就是鬥爭的起點，」密丘林的聲音柔軟，溫和，你不定想到曾經和卡他謝夫發生過什麼齟齬。

「這野生的鳥櫻桃已經有五年的生命了，我們從一棵四生長的樹上取其接枝，在這鳥櫻桃和櫻桃的鬥爭中，自然是前者勝利，如何所見枝頭強一點，把櫻桃壓下去了，佔了優勢。喂，我以前在什麼地方見過你嗎？」

「是呀，不止一次，有一個時期我常偷你果園里的蘋果。我記得你曾喚我是流氓。」

「老天爺！」

「後來我是這里革命委員會的主席，如果你記得，我曾下過命令，以革命的名義，保護你的苗圃。」

「我親愛的朋友，當然我記得，天哪，我太老了！你不信，我幾乎每天想念你，而你就在眼前，我却認不得你。你在讀書了麼？」

「是的。」

「讀書罷，我親愛的朋友，讀書罷。有大量的工作要作。千萬萬的實驗，年年復年年的需要耐性的工作。」

他移步到另一灌木叢，坐在他的摺疊椅上，他目光四射地活地瞧著灌木學，和卡他謝夫。

「現在看這桃樹，我已研究了它不知多少年了，可是我沒有辦法，每年有幾百幼芽，但是沒有得到一個既寒霜霜的接枝，我得到的不是一個杏子便是一個桃，你們叫我怎麼呢？」

「那是必然會發生的，伊凡甫拉地米洛維支，這是自然的規則啊。」卡他謝夫盡量說得柔和，當心地作著手勢，像撫摸獅子的鬃毛。但是獅子還是大吼了。

「你把你自己在規律上。定得太牢了，你怎麼說？」密丘林轉向委斐，辛尼一問道。

「我問你們宣佈一位教授，」密丘林說，轉向對人說話的最低觀念都沒有。」

「誰？我？」德蘭杜重復著，恭敬地站在密丘林面前。

「等等，第一，你當把你的鼻子向不應觸碰的地方觸碰。」

「是。」

「你時常打斷別人的說話，你不給一個人說話的機會。」

「伊凡甫拉地……」

「閉口！這根本沒有用，你尤其有誇口毛病，是的，你是對人誇口與無禮的。」

「是的，是的，」德蘭杜囁嚅地點頭，帶著難以描繪的譴責表情使密丘林斜視到卡他謝夫。

「你不能對人們這樣講話，何況他們是帶著一些大問題到我們這兒來的。你一定要對他們的溫順有禮。」

「咄，咄……」

「咄，咄……」

「聽著，德蘭杜，我要你永遠記住，我生平從未侮蔑過一個科學家那是沒有事情，懂麼！」

「那你為什麼叫我教授呢？」德蘭杜說得很快，好使卡他謝夫的節目轉開。

「等等，別搶嘴。」

「不，你別搶嘴。」

「德蘭杜，別打斷我，我的頭在急轉，我說什麼了？是的，我真向備學生了麼？」密丘林驚訝地皺著。

「我覺得我最有禮地歡迎他們哩！真的，當他們大群來環繞著我時，我起初有點被擾亂了。哈哈！但後來找神智恢復時，我想我對他們說話很有禮。現在，德蘭杜，去吧……」

「我求你原諒。」

「德蘭杜，奇怪，怎麼我會糊塗起來，你馬上到第八溫床，第八，拿掉簾子，立刻，啊，對了。」

「轉向卡他謝夫，有禮地指著一個梯子，」這棟走，請吧，是的，別糟踏時間，我一面繼續上爬，我們一面談話，你可以在實踐中注意我的經驗主義。」

密丘林拾起他的工具袋，爬上梯子。

卡他謝夫教授不加選擇地爬上第二個梯子，於是兩個科學家在芬芳的蘋果花叢中交談，蜜蜂開蕩，果園的鳥兒快樂地啾啾，花園另一邊端送來年輕女孩子們一壁上一作一壁歌唱的聲音。

他們彼此在萬花之中極難瞧見，一個為地讓相見所設的環境。

密丘林：所以你生我的氣了。

卡他謝夫：是的，你堅持我的學生要有禮貌，我請你表演給我看看。

密：啊，你記著那筆舊賬，請算下去。

卡：現在我們可以繼續爭論咱們的老想日啦。

密：我正忙著呢。

卡：伊合甫拉地米洛維支。

密：一個憑經驗的機構！你用這種說法向你的學生說，別人會想你是把他們向德蘭杜，而不是帶到這兒來。

卡：原諒我，我們在學士院時說說你是一個天才直覺辯證論者和經驗主義者。……

密：你談論我什麼，我不在乎的。  
卡：請聽我說，……我要指出我不以為我說的字眼有什麼惡意，你在是一個天才的直覺辯證論者，一個演繹者。

密：你是一個衙門小職員。  
卡：請尊重點別中傷我，也許會被人聽見。

密：不，不，這兒祇有密蜂，他們忙得沒功夫聽。一些美國客人來訪過我，它們沒有叫我緘口，他們脫了帽子呢。在我的萊園裏像在教堂裏似的。但你帶了學生到這兒來，教他們學你，這是我永不能饒恕的，而且他們是上農的孩子！

卡：你為什麼對他們那麼粗魯？  
密：那可錯了，我沒有粗魯，我是嚴厲，正因為他們對我是親切的。但你呢？你絲毫不關心他們，所以對他們「和氣」，這種和氣祇是心靈懶惰和漠不關心。

卡：你錯了，他們很喜歡我。  
密：胡說，他們長大了會記得我的嚴厲的話，却不是你的低言軟語。

卡：你的脾氣還壞，我沒想到寂寞地與自然相處竟使你這樣地痛苦。  
密：不是寂寞，而是與自然的戰鬥，與像你這樣的要友的戰鬥。為什麼你總來呢？什麼力量把你拖來的？為什麼我沒有被拖到你的沉悶的假科學的安樂窩裡去？

卡：我誠實地願把一點科學基礎給你的……  
密：謝謝你，別人會替我做這件事情的。

卡：誰？  
密：我的學生。舉例：梅希可夫，辛尼，盧伯夫，多得很呢。我覺得他們多少已摸到點門徑了，還有，他們會給你一些實惠來。問題，你和你的植物根本使自然化為木乃伊。……

卡：我不是說她不朽，祇是我說她不會突飛猛進的。  
密：我也不在乎她會不會，我要問你突飛猛進。

密：你幻想這花……  
卡：你可知這花……

密：在五年內這顆果樹會變成梅樹或別的。如何喜歡，我能在五年內改變它，哈哈，你不喜歡這假設，這可能辦到，咳，好，一定辦到。但是假若不能呢？好，那時我們可以建立理論基礎，談論經驗論者與他的

詭計。且這些詭計在世界上擲一道新穎而眩目的閃光，因此你害怕我，我對你是一個威脅。」

卡：你野心太大了。  
密：是的，我憑直覺工作，我正在給達爾文與第米如維捷夫的理论作實驗方式，我已作了不少。我不是自然的愛人，我是一個暴君，一個製造者。夠了，辯論終結。

卡：聽我說！  
密：我不感興趣，不感興趣，在革命以前至少你們是更正確的。

卡（冰冷地）：我謝謝你。我以為我們應該像一個科學家對另一個科學家那樣講話。但你告訴我的所有的事，所有的抨擊與宗派固執，不顧所有的科學觀點……

密：不見得！  
卡：……不幸祇加強了我一個意見，你所有的光輝的試驗……當然，你是一個天才……

密：現在就這樣吧……給我滾下梯子去！  
卡：你怎敢對我這樣無禮？  
密：去你的！

卡：別喊會被聽見，你在作什麼？看老大的面，停住罷！  
密：下去！不然我要拿這樹枝給你一下了……

卡：啞！我被蜜蜂刺了一口。  
密：我沒有時間在花叢里就溺於無聊的啞舌了，我在這兒發動了內戰，從那梯子滾下去！混蛋，我忘了自制啦……

卡：……  
密：……

卡：……  
密：……

卡：……  
密：……

卡：……  
密：……

「伊凡，甫拉地米洛維支，我真寧願和你單獨談，我好意請求你別在學生前面傷害我。」

「得啦，得啦！」  
「請你——」

「我請你原諒，史蒂潘！」密丘林叫盧伯夫，「請你照顧學生們，給他們看看各樣東西，我要和艾甫琴奴哥略如維支忙一陣子。」

卡他謝夫笑了。密丘林第一次連他底姓也帶上地喚他。「不敢放肆，這老怪物！」他伸直了肩，這樣想着。

他們還沒有走上二十步遠，就聽見德蘭杜貴備學生的嚴厲聲音：  
「誰教你們分散的？你們站住！」

密丘林警視周圍。  
「你們沒有恭敬的感性，」德蘭杜向學生演說，「想想你們是在什麼地方？你們是在伊凡甫拉地米洛維支底奇蹟的學士院啊！你們不敢在這兒大聲呼吸，你們却到處在低笑。」

他簡直站不住了。  
「伊凡，甫拉地米洛維支，」一個名叫娜泰莎朱柯瓦的漂亮的年青女學生代表學生們發言了，「我們要說明：我們非常敬愛你，只有在我們剛到菜園來時感到困惑，我們怕你，我們沒有……」

「是的，我明白，」密丘林溫和地笑着，「我也……當你們包圍着我的時候，我也有點羞怯，因此我脾氣壞起來。」

「你原諒我們嗎？」  
「是你們該饒恕我。艾甫琴奴哥略如維支和我談論了你們很多，你們的教授是個了不起的角兒，真的。他在這裏給了我一點啟示，你們一定聽見了。但是我不生氣。真理總是真理，牽到理論時我總是落後的。艾甫琴奴，哥里格如維支，我謝謝你。原諒我，如果我對你有什麼短處了。你曉得的，我已花了全部生命在土地上工作……」

「不，伊凡，甫拉地米洛維支，是我必得求你原諒。」卡他謝夫忽然說，「一刻那中領會了阻碍他理解這個人的癡話了。」

密丘林警視着卡他謝夫，他也覺得他們之間再沒有什麼固執了。  
「我該受責備，」卡他謝夫激動地重複着，用手遮着腫脹的眼睛。

密丘林警視着卡他謝夫，他也覺得他們之間再沒有什麼固執了。  
「我該受責備，」卡他謝夫激動地重複着，用手遮着腫脹的眼睛。

密丘林警視着卡他謝夫，他也覺得他們之間再沒有什麼固執了。  
「我該受責備，」卡他謝夫激動地重複着，用手遮着腫脹的眼睛。

「我不那麼想，」密丘林依然說，轉向學生們，「史蒂潘可以領你們去看的那邊三棵蘋果樹，三個我不願以世上任何代價交換的奇蹟。」

「那些蘋果是這麼好吃嗎？」娜泰莎，朱柯娃驚喜地問着。

「不，它們平常極了，但是他們已經在北緯五十八度下成熟……是的，哦……艾甫琴奴，哥里格如維支，我敢說是我錯了。」

「伊凡，甫拉地米洛維支，我……」

「請聽我說，你時常打瞌睡，我說什麼來着？啊，是的……老天的面……德爾杜，請叫學生們再到這兒來！」

學生們走過來。

「現在聽着我必須講的話，當我說完奇蹟時，就被想作我是沉溺在愚笨的自傲和自我宣傳之中。要你們知道，這錯誤是爲了缺乏想象和思索大事物的能力。我再說一遍，你們將看見三個奇蹟，閉上你們的眼睛。」

密丘林閉上他自己的眼睛，作了一個揮拂的手勢請學生們在我們國家廣大地圖上作一個心靈巡遊。

「構想一幅俄國的地圖，這樣從南到北畫一條五百基羅米突的線，到東邊到一條幾千基羅米突的。想像那幾百萬小孩從沒看見過開花的果樹，試着假作幻想：基羅米突，啊，世紀，幾百萬小孩的喜悅。好，現在你們可以走了。」

學生們在嚴肅的沉默中散開，密丘林注視着他們。祇剩下科學家們了。

「聽我說，」密丘林向卡他謝夫轉過身來，用溫柔甚至有點傷感的聲音說，今天我和你在那邊花叢中說的話是終結，我最後憤然發作，可以說是最後一點殘屑。饒恕我，必定是年邁使然，我覺得自己脾氣一天天好起來。」

「但是你明白我是什麼意思麼？」卡他謝夫深深感動地說，「要想立刻捨棄一個人的觀點是困難的，總之我不是作爲一個學生來看你，而是有我自己的全部觀點的。」

「現在，唔，我不談那些了。」

「原諒我，雖然我是有所獲的，你征服了我，我感謝你。」

「我謝謝你，但是，艾甫琴奴，哥里格如維支，你眞的瞭解我麼？你看，最初我試着用叫喊掩藏我的

不定與困難，後來還成了習慣，在我有機會反省一番時，花園里已開滿了花，我的生命已經消耗完了。」

這時盧伯夫顯得十分興奮地出現了，「伊凡，甫拉地米洛維支，」他喘着氣，「全蘇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米哈爾伊凡諾維支，加里寧來看你了。」

「什麼？」

「我是說他到這兒來了。」

「噫呀……這是怎麼回事？喂，我說，你們在對我搞些什麼？」

他們沿着菜園小徑迎過去，年青蘇維埃的主席和那耕種土地的科學家，他們隔着相當距離在互相研究對方，當他們碰在一起時試想把在這種稀有場合湧在著名人物內部的興奮壓抑下去。好像在過去，菜園裡從未會如此百花盛開，鳥兒唱着他們的讚美曲，站在息梯上在香甜的花枝中工作者的年輕女孩子們唱和快樂的歌曲，她們幫助花朵完成它們神奇的戀愛作用，溫柔地注給它們博愛的創造者所具的仁慈意志。

自然是美麗的，她對於維色與形態的味味是天真無邪的，自然隨時隨地使大地與天空和諧，水流與陸地和諧。從來沒有也永不會有什麼醜陋的樹或花。不論自然顯着顯明的顯擺，如對人的努力無論多麼遲鈍與冷峻，她總是對他親近的。最高智慧的心是當要崇拜她永恆的美麗，對她豐富的禮物表示人類靈魂的感謝。只要世界存在一天甚至當人類天才將來把自然一切秘密打開的時候，她依然會美麗爲恆，而人類靜觀與佔有她的高尚歡愉仍將承無窮盡。相反地，他的歡悅將增加，將要發育得更深更純潔。有什麼樹叢，矮樹，和沉睡的森林可與人的手工！繁花怒放的園地——比美？」

密丘林的菜園掣芳爭妍，所有八百種類及變種的蘋果，櫻桃，蔬菜，飾花是從北達可塔加拿大，日本，高麗，中國，西藏，伊郎，東印度，巴爾幹，法國，英國以及廣大的蘇維埃聯邦各共和國搜集。所來的有四十五種蘋果，二十種梨，十三種櫻桃，十五種梅子，每一種理想品種的洋梅，草梅，山櫻胡桃，杏子，扁桃，葡萄，覆盆子瓜，玫瑰，西紅柿，百合，烟草——一切曾在土地生長，和以前曾未生長過的東西——一齊在這美麗的園地中合成一個奇花異卉的旺盛家庭。

「多奇怪！你正和我想像中的一模一樣。」如果寧說，老遠地伸出手來，「您好呵，伊凡甫拉地米

寧維支——

「您好，米哈爾，伊凡諾維支你和我意料中模樣的相同啊。」

「這兒真美，」米哈爾，伊凡諾維支說，眼睛閃亮地環視全國，在「在你果園裡短短的散步已使我覺得年輕十歲你真幸福！」

「但什麼時候，我覺得很憂鬱呢？」

「眞的麼？」

「是的，你看，我生得太早了，米哈爾，伊凡諾維支，我的眼睛剛睜開，但我的日子已快結束了。」

「伊凡甫拉地米洛維支，你冤枉你自己了，那裡，生命剛才開始啊。」

「那就是我覺得這麼愛你的原因。米哈爾伊凡諾維支，自然就和社會一樣，是靜止的，在這舉路藍縷階段，我感到遺憾。」

「這是眞的，但另一方面，我們曉得了人類社會與自然的改造，她蘊潛力的改造是我們國家開始，那是多麼高興呀。」米哈爾，伊凡諾維支用他和藹的農民眼睛注視着密丘林，「以前甫拉地米爾伊里奇當談到你的。」

「他眞的當提到我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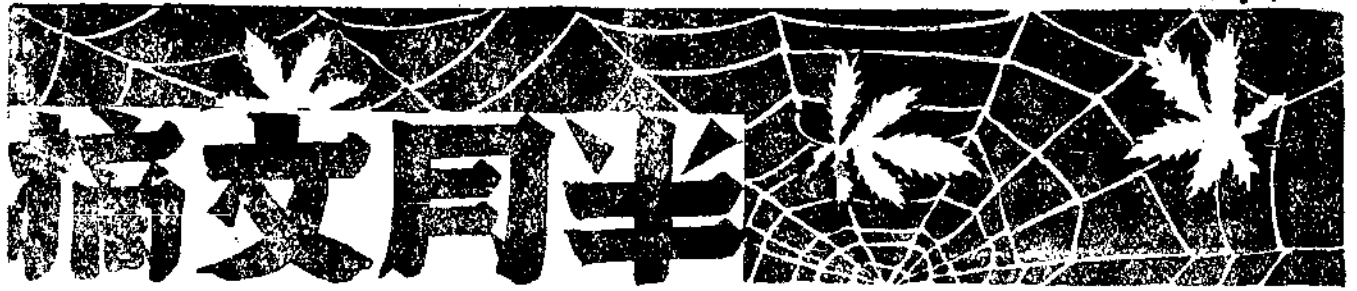
「是的，他沒法來看看你的果園，真是遺憾！這命給他多大靈感的泉源啊！」

談到列寧的時候，密丘林脫下帽子，像是有什麼時失去了知覺。

「是的！」他溫和地擁懷地，說，「自然也對他的偉大低頭，自然被拋在冰結的絕望裏了，鳥兒的羽翼凍住了，人們的淚水……」

密丘林給加里寧看他所有的成績，所有的新樹標本，他所有的大胆改革，向他解釋他致力幾十年的工作的繁複方法，告訴他每一株樹的個別歷史。熱衷於檢閱他學生的工作，密丘林忘了作主人的責任，忘了茶點飯食的招待，沒有注意到疲倦的追來追去的攝影人，對恭敬小心地請他們去略作休息和進些茶點的邀請毫不關心。

這一對到處熱烈地談話，在小徑上，在花床之間，在河岸邊，在幼樹叢中。有時他們走得很快，被崇高的思想的動力帶走了，有時他們在一隻古舊的花園板登上坐下來休息，溫和虔敬地談着，就如同他們手中拿着地球的活模型，用一個放大鏡在檢查着它一切缺點。他們是祇夢想美好的幻想家。



# 三峽大壩工程必須停止嗎？

## 一個工程師對國家建設的呼聲

張仲伊

揚子江宜昌附近的三峽大壩工程計劃，是經美國第一流水利工程師薩凡奇先生，在三十年枯水的時期，冒砲火的危險，實地查勘之後，根據已有各項資料而規劃的。

自從計劃公布之後，不但引起國內人士極大的興奮，而且國際方面，也非常重視。薩氏的計劃，概括的說，於宜昌上游，築一高約二百三十公尺的混凝土的大壩，使發電量可達一千萬零五十六萬瓩。

有一容量一百六十六萬萬立方公尺的蓄水池，可使下游的洪水量，減低到每秒二萬五千立方公尺。並可引水灌溉沿江兩岸農田約六千萬畝。又可使排水量一萬噸的巨輪，由海口開到重慶。估計工程費用，雖然需美金十萬萬元，但是每年所得的淨益，有美金一萬萬五千多萬元。間接利益，尚未計算在內。單就經濟立場來說，已是一件很有利的事業。所以這一計劃不祇是水力發電，且包括防洪灌溉航運等方面。他影響的廣大，任何其他事業，都難以比擬。

政府對此計劃，最初是重視。一方面由各有關機關共同研究，並由資源委員會將此計劃的詳細設計工作，委託美國建築局代辦。同時選派工程師三十餘人，到建築局參加工作。其他基本準備工作，如航測蓄水庫地形，壩址的地質鑽探，均以先後開始，這些措施，都是值得稱讚的。

不幸最近消息傳來，政府根據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將凡屬非短期內可見成效工作，其所需經費，可在停撥或緩撥之列。因之關於三峽大壩工程的工作，也要停頓，據聞在美參加工作的人員，短期內皆奉召回國了。

我們一向對於公式化的行政決議，是很不贊成的。當前國家行政效率的低微，至少在這些地方，大有檢討的餘地。以三峽大壩工程關係國民生活如此重大的事業，值不值得慎重考慮？如認為是當務之急，是不是必須停止？如政府決心停辦，自然又另是一說。像現在臨在『通案』辦理，聽其自然停止，實不勝惋惜之至！

就技術立場來說，薩氏的計劃，張門，有的設計困難，因為像這樣大規模的工程，必需採辦法的分工合作。收

完備，唯其如此，所以我們正需把這些資料充實起來，供設計使用，俾將工程的造價與所獲的利益，有更精確的估計。因為這工程實在太重要了。用極低廉的動力，促成大量的生產，將來國家的改革，皆有決定性的影響。與建國關係這樣重大的計劃，不需要全力以赴嗎？

普通看法，以為國家財政既然如此困難，三峽大壩工程，短期內又不能完成，何妨暫時停頓，等到有錢時立刻恢復，而且停止的時間，可能很短，又何必如此著迷呢？但是實際上如果停止了，損失是無法價值的，對於建設前途，是極大的打擊。

像這樣大規模的工程，照美國的工作環境和效率，估計尚需時十年。我們為爭取時間計，實在經不起拖。能早完成一年所得的效益，自較若干較小事業。要大的多，這是很顯明的。

據我們所知，關於工程的基本資料，有的尚缺得充實。如宜昌的水文記錄，過去僅由海關記載水位，並不施測流量，三峽壩址的流量，還是根據下游技江測站記錄，間接推算出來。揚子江水利委員會，雖於三十五年春間，在宜昌設站施測流量及含沙量，但是因經費關係，設備非常簡陋。然而宜昌的流量，實為全部工程計畫的關鍵資料。現有設備，太不配合，極有積極充實之必要。

在美設計工作之停頓，自是最大之損失。選派的工作人員，不但成績優良，而且有的人在水利工程方面，已有相當豐富的經驗。他的工作是很專門的，例如大壩的結構工程，有的專設計閘門，有的專設計閘船，因為像這樣大規模的工程，必需採辦法的分工合作。收

為期精通某一部門，原定三年時間，並不算多，現在半途而廢，實際等於全廢。將來再集中這批人，事實上恐很難辦到，我們企望政府，不要吝惜小費，使這些工作人員，竟至『功虧一簣』。

於蓄水庫的航測及壩址的鑽探，都是設計必需的資料，缺一也不行的。這些工作，已將近完成，若果停止下來，更太不合算。

更積極點說，為配合工程進行起見，應較近宜昌區域，先築一較小規模的水力發電工程，作為大規模施工的前奏。因為建築大壩需要的動能，當在一二萬匹馬力以上，如南岸支流清江上，可找到適宜的地點，可說有利無弊的。不要等到快要興工時，臨時再想辦法，那又跟不上了。

三峽大壩工程，是多目標的水利建設，由於美國 TVA 光成功，此類事業，已公認為促進開發流域最經濟有效的辦法。環顧世界各國，祇有美國蘇聯與我國有遠大的前途。我國其他河流，如黃河的壩口，以及揚子江支流的漢江，蘆江，北方的永定河，松花江等，均應按此方式開發，今後需要國際間經濟與技術上的協助，自屬必然的趨勢。現在先把壩址已定的工程，悄然停止了。使國際方面發生不良影響，也是值得考慮的。

我們都很面諱，當商國家財政，雖然萬分困難，但是建國大計，應從遠大處着眼。最低限度，政府應將此一計劃，退作徹底考慮，以定國家經濟的建設政策。那麼為完成計劃的必要工作，實在不應再延宕下去了。

北平清華附屬

張仲伊

# 大原的新經濟措施

應竹虛

## 實行「平民經濟」政策 做到「均」與「和」



太原的物價，委實是漲的太驚人了！而在這次漲風中，即是以人們一日也離不了的食糧做了領導。每袋麵粉，超過三十萬元，小米每石出了六十萬元。糧價已超過了上海二倍，北平三分之一。別的貨物也不甘落後，跟蹤上漲。在這樣驚人的漲風中，當然囤積居奇的投機

是笑了，但絕大多數的人却是哭了！每月能家拿到幾個三十多萬元？而一家老小却沒有幾袋麵，是不能夠塞飽肚皮的。飢餓已緊逼在人們的頭上，這後果，真使人不敢往下想！

山西省當局，也感到這種物價高漲所造成的嚴重危機，所以連日召集有關部門，商討適當對策。於五月二十一日，先把生活必需品：食糧，麵粉，布疋，食鹽四種，嚴厲實行「各歸各行經營」，以制止投機者的搗弄倒販，波動價格。這個辦法是：(一)禁止非商人及非本業商人，買賣前四種生活必需品，但購買自用，或作原料者，不在此限，(二)非商人及非本業商人，以前囤積之上項生活必需品，如欲出售時，必需賣與各本業商人。(三)本業商人，如有存貨，對用戶按市價自責供應，不得拒絕出售。(四)本行商人彼此間，不准買賣空盤，如為應市銷售，彼此間有調撥貨物必要時，須由各本業聯合社，公平作價。

於五月二十一日，閻兼主席又特別指出後的經濟方針，為「平民經濟」。什麼是平民經濟？閻兼主席曾作如下的解釋：「平民經濟，就是一個均字。古人說。「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拿上「和」

來補救「寡」，可以說能「均」能「和」，就能「安」。這是聖人的話。我們應當確實遵照實行。怎樣實行這個「均」字呢？我們具體的說，軍官與士兵同甘苦，官與平民同甘苦，就叫「均」，這也就是說，不怕東西少，怕的是優裕的太優裕，貧乏的太貧乏，不怕我們的社會窮，怕的是不安於窮而起來鬧亂子，到那鬧上亂子的時候，不只是沒錢的人不能活，就是有錢的人，也不能活」。

平民經濟的具體實施辦法，首先是「簡化生活」。簡化生活，是把吃飯規定了等級：軍人吃頭等飯，參加自衛的人，勞動生產的人公教人員，及軍事機關人員吃二等飯；其餘

吃三等飯。飯等的標準是：「頭等飯」為小米小麥各半；「二等飯」為每月白麵(大米江米亦同)二日份(每星期可勻一頓)，細糧(小米，黃米，筱麵，綠豆麵，蕎麵，大麥仁)八日份，雜糧(高糧玉菱，黃豆，黑豆，小豆，豌豆，江豆，谷子，黍子，大麥)二十日份；「三等飯」為每月白麵一日份，細糧四日份，雜糧二十五日份。○二三等飯，六月加雜糧一日份。

同時並規定太原麵粉廠，每月只許磨頭等麵粉一千袋，以備外賓食用，其餘則磨一糶到底的通粉。市上的飯館，也要簡化，除留必要的待賓客的需要外，餘均以平民生活的食品，供應居民及行旅。

其次平民經濟，是在工作上，加大生產上，以求物資之充裕。閻兼主席會這樣說：「平民經濟，應由平民工作上解決，工作又以生產勞動為當務之急，而生產勞動中，又以糧食生產為首要。市民補助糧食，莫好於墾井工作，墾井工作之最有效者，為改良土井，……開渠墾井之後，變為水地，以增收食糧，並應迅速實施，勿誤種秋」。

○管制  
○食糧  
○糶辦法，又公佈了管制食糧辦法，除上述分開等級吃規定標準的飯，也是這個辦法之一外，規定市民存糧，應自行報告，如有存糧超過六個月者，暫不發配購證，不足者發證購買。並禁止播弄糧價，其辦法是：令大量買賣食糧者，將購存之糧，按原價售與糧商（非糧商不准經營食糧買賣），如有互相隱瞞，查出後，買賣雙方，均受交易價格半數之處罰；自此次公佈後，均應遵守配購辦法，如再有配購以外，在本市城關私自買賣食糧者，無論買者賣者，均照中央法令治罪。外縣人民來省賣糧者，不受處分。

○關於市民配購  
○實行  
○配購  
○的：(一)凡市民所存食糧不足六個月食用者，得向市政府請領配購證。(二)市民請領配購證時，均須由市政府所屬行政系統與規定之民衆機構，加以證明。(三)市民領到配購證後，須在證上註明家長姓名及家中應食二等飯三等飯人數，並分別大口小

口小小口，連同家中所有之身份證，請市政府核准蓋章後，向指定之配售商號，按定購買。(四)配購食糧，按日份計算：一次最少五日份，至多不得超過一個月，臨時由市政府公佈之。(五)配購日期，分街規定，以免擁擠。(六)配購價格，由議價委員會定公佈之。(七)辦法公佈後，試辦三個月，在試辦期間，隨時由有關提出意見，通過民衆大會修改之。

議價辦法的規定：(一)實行配售麵粉後，所有麵粉配售價格，由太原市市民議價委員會議定之。(二)議價標準，以原地購價，加包裝運費，損耗，利息，負擔及百分之二的店員生活費等，為依據。

閻兼主席又特  
○全力  
○以赴  
○於五月廿七日下午  
○，向太原市民廣播  
○平民經濟的意義和他實行實行  
○平民經濟的決心。他說：「平民經濟，就是平民的生活，平民生活要怎樣呢？要平等，就是大家吃一樣的飯。前線上打仗的人，吃頭等飯，做公務的，勞動自衛的人，吃二等飯，其餘不勞動的人，吃三等飯。……我今天是山西負責的，代表國家主政的，大家，聽也得聽，不聽也得聽，聽時領導上走，不聽時，懲罰上走，我在山西負責一定不許山西亂，也就是不使有錢人投機發財。我告訴大家，我一定和大家一樣吃二等飯！我是如此，我統率下的軍官文官，我一定保證他們和我一樣；我也一定保證民營事業，富商，巨賈，和你們一樣。你們不要以為我是敷衍，副長官，總司令，軍師長，省府委員，專員，縣長，一定樂於聽我的話，也不敢不聽我的話，所以我一定實行，也絕不會在半途放下，我不虧負了富人，也不讓虧負了窮人。可是這件事要辦好，得照我的辦法，得聽我的話，聽是自救的，不聽是自殺的……」。

上述這些辦法，方在剛剛公佈，初步實行之時，但物價已在下跌，如麵粉每袋已由近四十萬元，跌至二十四萬元了。這正如滿天陰霧中的陽光初露，公教人員以及一般貧苦的市民們，都對它寄以莫大的企望，他們希望從這些辦法中，使他們得到溫飽，免於飢餓！

(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八日 記者於太原)

# 知識與生活

半月刊 第五期

地址 北平西單高義伯胡同五號

編輯者 知識與生活社

電話 四(三)局三四一九號

發行者 知識與生活社

印刷者 長城印刷廠

本市總經理 中國文化服務社

地址 西單北大街四十二號

新實書局

地址 王府井霞公府甲一號

全國總經理 安邦書店

地址 北平東四南大街二三三號

外埠代銷處 南京 上海 重慶 成都 廣州 昆明 長沙 迪化 西安 天津 通縣 唐山 豐台 濟南 青島 石莊 保定 太原 歸綏 張垣 安東 古冶 長春

中國建設服務社

文化服務社

東方書局

文化事務公司

新雲南叢書社

求知書局

天山書局

聯益書店

文美書局

唐山日報社營業所

同濟書報社

東方書報社

龍飛書報社

大公報分銷處

黃河書店復興日報社

青年文化服務社

東北文化行

利順德書報社

東北文化實業社

# 天津和豐裕銀號

專營

存款

放款

業務

匯兌

貼現

地址 第一區遼寧路忠厚里

電話 三局 二二〇四

三五六一  
三八六五

# 亨記銀號

辦理商業銀行一切業務

服務社會 福利人羣 存款放款 手續簡便

利息優厚 格外克己 如蒙惠顧 無任歡迎

地址：天津市第一區林森路一八四號

電話：三局 〇七八八號

## 天津廣源銀號

歷史悠久，信用卓著。

辦理定期存放款利息優厚手續便利

地址：第一區赤峯道四十二號

電話：三局 一二六六、四五八八號